# 國朝名臣錄 外一

竹一千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

# 國朝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之一

金宏弼 寒暄先生文敬公

字大猷本瑞興人居玄風景泰甲戌生 成宗十一年庚子生員甲寅舉遺逸授南部叅奉又以薦敘六品拜軍資主簿轉刑曹佐郎燕山戊午史禍以佔畢齋門徒杖配凞川庚申移順天甲子加律被刑年五十一 中宗反正初贈都承旨後加贈右議政 宣祖朝又加贈領議政賜謚從祀文廟

先生少豪逸不羈遊走市街鞭笞人物人見先生至輒避匿既長發憤學文中庚子生員試是歲圓覺寺僧濳轉

佛像謂佛自回立士女奔波臺諫交章請罷不得 允
先生草疏數千言乞寵竅奸狀肆諸市朝其言反覆援
譬明白剴切欲以感吾君心疏上報罷
先生初從佔俾齋請業畢齋以小學授之曰苟志於學宜
從此始光風霽月亦不外此先生眷眷服膺篤志力行
終日危坐講習不懈雖家人未嘗見其惰容（竝奇高峯大升撰行狀）
丁未丁外艱飦粥致哀絶而復蘇廬墓三年一依禮制服
除必晨拜祠堂次詣母夫人問起居母夫人性嚴意或
不愜必正色不言先生惶恐不敢退起敬起孝得其悅

孫乃退

曾祖妣郭氏先世墳塋在玄風者歲久地壞樵牧不訶先生謂郭門諸族曰先塋如此爲子孫盱不忍睹切宜禁護又於令節以時蓋告虔因而講睦不亦可乎於是莫不樂從以爲恒式並行狀

先生獨行孰比平居必冠帶室家之外未嘗近色手不釋小學人或問國家事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曰業文猶未識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佔畢齋批云此乃作聖人之根基曾齋後豈無其人其推重如此秋江冷話

先生自誦小學大學書以爲規模探賾六經力持誠敬以

存養省察爲體修齊治平爲用期至大聖閫域鷄初鳴
必櫛盥整衣冠危坐如泥塑人引學者講論治心要領
諄諄不怠如是三十餘載精積力久博而不雜通而不
流堅確實篤猶皇皇如不及 行狀
先生嘗與執友同棲鷄初鳴共坐數息他人纔過一炊皆
失獨先生歷歷枚數向朋不失 遺事
先生以興起斯文訓迪後生爲己任遠近聞風慕而從之
執經升堂至不能容先生誨誘不倦隨才成就與咸陽
鄭先生伯勗志同道合特相友善每相見與之研磨道
義商確古今或至達曙 行狀

大猷以小學律身以古聖人爲準則裕俫後學恂恂然軌
洒掃之禮修六藝之學者滿於前後謗論將騰伯勗權
止之大猷不聽嘗謂人曰釋陸行設爲禪教弟子考業
者千餘人其友止之曰禍患可畏行曰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吾所知者告人耳其禍福天也吾何與
哉行雖緇流無可取其言至公云 秋江冷話

先生喜讀昌黎文每至張中丞傳後叙巡呼雲曰南八男
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未嘗不三復流涕

先生以自古名門盛族莫不有家訓而我東國士大夫鮮
有之是以化導不及於妻孥教澤不下於臧獲乃作家

範以訓子孫制爲儀節倣諸內則至於內外婢僕使各
有名號分之以職較其勤惰而升降勸懲之其俸料之
差視升降而增減吉凶之費隨豐約而紓縮又有朔望
讀法聽訓之規然亦未及推而行之也
先生嘗訓諸子曰汝等心存敬畏毋敎懶惰人或議己切
勿相較又引古語以誨之曰言人之惡如含血噴人先
汚其口汝等必以此爲敎又敎諸女曰異日往之汝家
惟舅姑是順惟祭祀是謹至於麻絲絍紃罔或不勤無
敢多言以招人議事良人遇娣姒必須敬愼財利之間
尤不較多少惟恐失兄弟懽心御婢僕以恩有過則敎

之教而不從乃可示罰也並行狀

佔俾齋爲吏曹叅判亦無建明事大猷上詩曰道在冬裘夏飮水霽行潦止豈全能蘭如從俗終當變誰信牛耕馬可乘畢齋和韵曰分外官聯到伐氷匡君救俗我何能從教後輩嘲迂拙勢利區區不足乘盖悪之也自是貳於畢齋秋江冷話

先生築小齋于朴氏家傍陽溪小岩之下寓以寒暄堂之號先生詩所謂數頃烟波數疊山者盖此也既棲遯於斯而又往來讀書於伽倻山在内院寺最久金慕齋詩所謂聞說金公棲築處伽山應是武夷山者真不誣矣

年譜

先生爲部叅奉時鬼服百戲一依上官所指後生以其苟從合汚爲嫌先生自知名重不欲自别於庸人非大賢以上固不及此矣遺事

先生莅官處俗不求甚異於人雖仕務迫遽亦不廢講授行狀

一蠹宰安陰縣先生往訪焉一蠹嘗爲官置一金盞先生責之曰不意公作此無益事後必以此誤人其後邑宰者果有以是坐贓云景行錄

鄭文獻公爲安陰縣監時先生在陜川郡治爐縣之末谷

屢與約會於居昌加祚縣之山際洞頗有泉石之勝而爲两地之中徜徉晤語從容講論而罷居昌之人至今傳以爲故事文獻公實記

先生常戴草笠垂蓮子纓至晩年猶然靜處一室對案觀書深夜不寐雖家人子弟莫敢窺其所爲往往惟聞蓮纓抵案輕輕有聲因知其尚觀書也儒先錄

先生身任道學之倡爲近世儒宗服小學以培根本遵大學以立規模力持誠敬而發揮六經以期至於聖賢之域此先生爲學之大畧也山海師友錄

戊午秋史獄起以先生遊佔畢齋門決配凞川庚申夏移

配順天時裕機叵測先生處之夷然不改常操行狀

順天府之西溪名玉川水石清奇老樹槎牙昔梅溪僊亦與同謫就其崖累石爲臺往來爲詩酒之適先生亦時同往徘徊不事吟咏譜

甲子九月加罪先生聞有命沭浴冠帶而出神色不變徐以鬚髯銜口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并此毀傷乃就刑十月初一日也

先生天性甚高制行尤嚴幸厲學者倡明斯道其功大矣不幸遭遇亂世不及見諸行事竟殉身而湼焉然而一時學者仰如山斗風聲所及興起者衆則其所示亦遠

矣（並行狀）

先生始號爲簑翁曰雖逢大雨外濕而內不濡旣而改之
曰爲名以露非渾然處世之道也觀此則先生德器謹
厚出於天性人禍所不及者而終不免者天也

先生爲佐郎時馳見辛進士永禧氏曰今日吾當絕君觀
今士氣且類東漢之末朝夕禍起如我則禍已迫矣進
退無及矣請君遠遯鄉曲不者吾則相絕肯聽我言否
辛公忽引去稷山斜山下號安亭觀此則先生非不知
時事機微豈是不能見幾於未形哉耶（並遺事）

先生於秋江病革之時往問之拒不相見先生與一友生

排戶直入秋江面壁而卧終無一言與訣秋江嘗與先生相絶故也秋江相絶未知為何事偶訐先生何嘗有失於名教者乎恐秋江見已知士禍熾發曾欲絶交息遊者耶先生欲絶安亭秋江已絶先生時事危艱有非哲人明可能者耶景賢錄

如鳴陽正賢孫李長吉李勣崔忠成朴漢叅尹信皆出門下茂才篤行如其師年益高道益邵熟知世之不可回道之不可行韜光晦迹然人亦知之秋江冷話

金大猷性學淵源謹獨不倦常曰伯恭伯源正中文炳皆有晉風晉以清談敗不出十年禍在此輩云後皆不保

辛永禧師友言行錄

寒暄之學踐履雖篤而於道問學工夫恐有未盡也申松溪嘗言寒暄苦心力學上伽倻藕利菴終夜不寐與叅禪僧一羕於道學却有病痛山海師友錄

寒暄常肅然冠服終日竟夜嗒然不言蓋用力於未發前氣像也洪耻齋所撰靜菴行狀

苐一江山在玄風縣南距二十里許洛江上廣野中乃古山城也先生與鄭一蠹往来遊賞稱以苐一江山後人因名之苞山志

家範往往有可疑處恐或一時以警飭家衆耳非爲傳後

而作也故謹就諸條中撮其大要云云以見先生所以
治家者梗槩如此
鬼服一事混謬見又與賢所云者有異蓋先生旣以有道
薦用其自處固當與常調官不同今乃黽勉爲屈辱之
事豈所宜乎觀朱子荅鄧衛老論伊川在講筵不曾請
俸又不求封叙一條則可見矣說見節要書第十二卷
可試考之恐避患之說於此用不得也（並退溪集）
先生之異於佔畢齋此是先生行己大方也畢齋制行不
得無議於後世使先生不貳於畢齋亦不得無議於他
日此實先生不得不貳之地也

秋江所論文字頗有可疑貳於畢齋二字不成文而貳於畢齋之云尤爲可疑古人事師無犯無隱師之所行若有可疑寧可不質而隱之耶質之而其事不當寧可不省而惡之耶假使師雖不省而惡之爲弟子豈有以此自貳之理乎反覆思量恐非先生之所宜有者無乃以一時之見其相遺之時語涉規益遂疑其有相貳者而秋江漫筆之耶秋江高風峻節聳動一世而其論議之際或有不可曉處恐未可據以爲信也今若錄傳之而別無考訂之實則其爲累前賢而疑後學不亦甚乎鄙意以爲未安如何如何

古人先讀小學涵養本源故大學先言格物致知後世則不讀小學故學無本根不能知格物之功小學非但年少所讀長成之人亦可讀也小學之書流布東土已久而人無知其大義有金宏弼駁後講明其書大行於世至於己卯年人皆以小學爲本不幸賢人君子陷於罪網至今閭巷之間無讀小學之人此教化不明之致也

論思錄

鄭汝昌 一蠹先生文獻公

字伯勗河東人景泰庚午生 成宗十四年癸卯進士庚戌以學行薦授昭格署叅奉是年登第選入史局遷春坊說書甲寅除安陰縣監燕山戊午史禍配鍾城甲子在謫卒年五十五 中宗朝贈右議政
宣祖朝賜謚從祀文廟

公八歲天使張寧見之歎異作說名之盖以能昌其家 行狀

鄭汝昌幼有至性篤志力學年十七時父咸吉道虞侯六乙遇害於李施愛汝昌號慟幾絶亂平求遺體於積屍之中還葬於鄉喪旣闋朝廷以為國亡身之子例署軍

職汝昌曰父受其敗而子受其榮國家之恩雖重而心
實不忍遂辭之薦學行迹
公喪先君於國事皇皇恤恤若無所歸奉偏母誠意懇切
未嘗違志一日母責之曰無父之子不學奈何公素穎
悟不煩師授通曉文義於是慷慨篤志至於忘食
聞利川有李寬義進士訓後進負笈往從厥後與金寒暄
先生相友詣佔畢齋門下請學先生以古人爲學次第
教之先讀小學大學遂及論孟日承指教尋知綱領志
趣研窮道義累年磨礱尤精於庸學然不以爲有得入
智異山發憤勵志依朱子學規以涵養本源爲進德之

基以寵撰性理爲修業之本俯讀仰思夜以繼晷勤修
不倦 一

公在毋側如嬰兒未嘗遠遠凡毋之所爲不至於不義不
敢忤毋亦不欲以非義傷公之心故無過舉人謂一家
行義 并行狀

先生少時嗜酒一日與友人痛飲醉倒曠野經宿而返毋
夫人責曰爾如此吾誰賴乎先生深自刻厲君賜飲福
之外更不接口 丙辰丁巳錄

鄉會有殺牛者以國禁訟于官將抵罪毋夫人驚惶如已
事先生自是不食牛肉 行狀

癸亥爲其母舉進士有成母又欲見登科之榮遂遊太學
儕輩咸尊敬之
丙午夏南歸省母旣到家則家內癘疫方熾隣里不通人
皆勸汝昌次於外汝昌不聽徑入見其母未幾母得疾
甚劇不食亦不食扶持左右晝夜不鮮帶居十餘日而
母沒哭泣嘔血幾至滅性勺水不入口其姊適宗室寧
仁君聞訃而至相吊擗踊之餘常爲慰勸進餐粥只吞
一二匙亦不得下咽焉凡人家有瘟疫百事停廢以爲
過愼必不然則闔門得禍汝昌徑情而行不復顧忌朝
夕爲泣斂襲殯奠一依禮文鄉閭皆懼而曾不少撓卜

日將葬積雨連旬溪壑漲溢人懼其不克襄天忽開霽鄉人尤異之監司聞其行令郡辦給棺板而不受曰煩民取辦恐歸於先母乃出家貨貿易用之郡守曹偉感其孝親臨吊祭又欲營壙亦不受其助與其弟汝裕汝寬率家隸而襄事三年首杖不出塋域終日危坐不脫絰帶長伏几筵扶而執事朝夕哭奠見者出涕每遇朔望婦人先奠兄弟後奠三年不見婦人之面既大祥仍投墓前一寺有更築室之志月餘與弟入頭流山遑皇乎如求見其母不得擗踊哭泣哀痛迫切一如初終鄉老哀之咸聚勸酒肉但涕泣曹公偉又親往勉之以

先王中制不敢過之意然後不敢辭

毋家蓄積有餘咸陽四隣之人皆出債焉汝昌謂其弟曰毋氏歛散之際怨必及民於是取歛散文記投之火中鄉人以為難也

毋生時常憫汝昌不治生產別儲綿布粟租於一庫以為身後汝昌之資毋沒家人指以告汝昌二弟亦讓於兄汝昌歎曰毋在時予豈有私財耶無重吾罪遂分供甚貧無餘焉

鄭氏素多奴婢一門內凡百口相好如一人畧無辭隣里子弟之化而善良者亦多並萬曆學行蹟

毋喪畢兄弟姊妹當分奴婢土田先生先占老弱瘠薄妹
夫寧仁君揗猶以爲恨公卽以己物與之儒先錄
庚戌叅議尹兢薦孝行學識士林無比　成廟特名爲昭
格署叅奉公謂人子分內事上書固辭　成廟題疏尾
廩之曰聞爾之行予不覺出淚行不可掩而今猶如此
是汝之善由此名益重行狀
成廟賜酒汝昌伏地曰臣母在時嘗責飮酒臣因誓不飮
不敢承　命　上嗟歎許之儒先錄
甲寅授安陰縣監人謂理邑非其能先生始至知民疾苦
在賦歛遂作便宜數十條行之期年而政淸民悅境內

相戒莫以欺詐負先生方伯重之做事之盤錯未易解者用律之未審精當者必巡面質疑然後乃行由是道之決疑者遠近咸歸辨而不得意者皆不恨其敗稱其神明莅事之暇遂邑內聰明子弟親加敎誘日課講讀學者聞之自遠方來春秋行養老禮設內外廳內則以夫人待之耆婆無不醉飽歌舞以嬉有子女貧無資久未婚嫁者令自告尤厚賙之使不失時一境大賴

端重沈靜不喜交遊獨與金先生大猷許以爲知已[illegible]爲近侍出家輒遣乘迎致告以所奏於上者何如每引古今商確以至達曙與搬處

先生治家有法內政使夫人治之外事使長子希稷主之
先生則不問焉平生素有烟霞之疾酷愛晉山岳陽洞
一日携妻子築室蟾津之口寄情丘壑吟弄風月或棹
舟于江或垂釣于溪時騎牛往來於斯講道於斯吟弄
性情而樂之地瘠無種稻處常運米於家妻子苦之不
以介懷
戊午與寒暄一時被謫先生曰患難聖人亦不免少無所
動
公在謫未嘗出入節度使李允儉子希曾從學二年去爲

相戒莫以欺詐負先生方伯重之傚事之盤錯未易解
者用律之未當精當者必巡面質疑然後乃行由是道
之決疑者遠近咸歸辨而不得意者皆不恨其敗稱其
神明莅事之暇遂邑内聰明子弟親加敎誘日課講讀
學者聞之自遠方来春秋行養老禮設内外廳内則以
夫人待之耆婆無不醉飽歌舞以嬉有子女貧無資久
未婚嫁者今自告尤厚賙之使不失時一境大賴
先生性端重沈靜不喜交遊獨與金先生大猷許以爲知
己論道講書未嘗相離[illegible]爲行寺出家輒遣乘迎致告
以所奏於上者何如每引古今言[illegible]

先生治家有法內政使夫人治之外事使長子希稷主之
先生則不問焉平生素有烟霞之疾酷愛曾山岳陽洞
一日携妻子築室蟾津之口寄情丘壑吟弄風月或棹
舟于江或垂釣于溪時騎牛往來於斯講道於斯吟弄
性情而樂之地瘠無種稻處常運米於家妻子苦之不
以介懷
戊午與寒暄一時被謫先生曰患難聖人亦不免少無所
動
公在謫未嘗出入節度使李允儉子希曾從學二年去爲

世名儒登科爲修撰公嘗謂希曾曰人臣得罪於國家非忠人子丘壠久廢祭祀非孝負此二罪何面目見人吁對書案惟周易啓蒙在焉

六鎮僻陋舊無文風汝昌誨鄉村子弟亹亹不倦居數年門生三人聯中鄉試有高宗傑者後來登正德丙子進士爲北鄙倡人皆稱汝昌教育之功云

公之學以篤實爲本以不自欺爲主嘗曰余質下於人若無十分之功焉得絲毫之效譬如種穀磽确之田嘉禾不茂膏腴之地莨莠易生若無栽培鋤治之力雖有良田亦何益哉 並儒先錄

公嘗曰學而不知心何用學爲寒暄曰心存何處公曰無
乎不在亦無有處此兩先生論心學處但未聞許多議
論
先生爲縣所行數十科條至今五十餘年縣家世守爲儀
軌雖黠吏殘人不敢擅改或有欲改者則三老羣吏必
庭爭申申必領乃已是故據行如國典如此之類於公
雖細事可以推小而測大先生沒後夫人仍居鄉縣之
吏歲時則必齊進羅拜問安行過者亦候問於外夫人
之沒來役者又如葬父母此非必當時蒙澤之人其子
孫樂其樂利其利追慕之深切如此可謂沒世不忘者

也

東方自箕子以後數千餘年人不知學昧失所趍惟鄭文忠公夢桂挺生麗末為我東理學之祖厥後其傳無人公幸與金斯文生並一時奮然力學以續夫烏川之緒其為學一以伊洛為法讀書以窮理為要處心以不欺為主凡持己行事一以誠敬為日用工夫至於治平之律令格例無不究其極致而天不佑神不助才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朝廷惜哉 並行狀

圃隱之後我朝性理之學實自金大猷先生倡同志者鄭先生伯勗其人也大猷精於理伯勗精於數惜乎遭時

不祥隕於非命蒼蒼者天謂之奈何丙辰丁巳錄
同時金季雲李仲雍許文炳諸賢以文章節義自高見先
生則必改容起敬
先生取伊川程子天地間一蠹之語自號一蠹亦號睡翁
並年譜
公嘗著庸學註䟽主客問荅說及進修雜著若干篇戊午
之禍妻子盡投火中儒先錄
鄭伯勗入智異山三年不出明五經竆極其蘊知體用之
源同分殊知善惡之性同氣異知儒釋之道同跡差性
理之學醒任敬之

伯勗不飲酒醴不茹葷菜不食牛馬肉外為常談內惺惺
如也少時居館與人寢軒睡而不寐人不知也一宵見
獲於崔鎮國館中喧之以為鄭甚叅禪不寐益師友名行錄
鄭生生早年卜築頭流山麓以為終老之計律身甚嚴終
日端坐雖盛暑妻子未見肥肉平生不喜作詩只有一
篇流傳於世其詩曰風蒲獵獵弄輕柔四月花開麥已
秋看盡頭流山萬疊孤舟又下大江流胷中洒落無一
點塵態蓋可想見矣花開縣名丙辰丁巳錄
伯勗有周程張朱之見窺通五經偶不取攻詩之士曰詩
性情之發何屑屑強下工夫為其意雖不為詩德備而

經通則何爲病 秋江冷話

鄭伯勗取朱子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不取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曰安有後氣之理乎予聞而甚高之然不能無病所謂理先於氣者理之體所謂氣先理者理之用如人揔仁義禮智而謂之曰性而發仁義禮智之端而分之曰不謂之性可乎 謏聞瑣錄

余將報事於祠下文既成且醉伯勗曰世方以爲摩耶夫人而子明其感肅王后恐未免世人之疑不如已之余曰且除感肅摩耶而山靈可酹伯勗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且國家行香不於山靈而每於聖母或迦葉子

将奈何遂止

余問伯昜曰峯高近天宜先得陽而反後何也伯昜曰天地去天八萬里而吾行數日而到上峯峯高不滿百里則其距天不知其幾也不可言先陽特孤高先受風耳

靈神寺有迦葉像贊匪懈堂三絶也惜其奇寶之見棄於空山欲取之伯昜曰私於一家曷若公於名山以備具眼者之遊賞也遂不取

伯昜曰松與竹兩美也而不若此君風與月賤美也而不若天時對影之奇山與水俱仁智者所樂也而不若水哉遲明將與子行出岳陽城而觀瀾於大湖也余曰諾

是夜皓月流光蒼穎全露伯勗曰人心夜氣於此都無査滓矣（並金濯纓馹孫頭流錄）

鄭汝昌官至縣監信古好義學務踐履與金宏弼同歸佔俾齋先生志同道合時人稱為金鄭郡人立書院以祀之（孔孟心學對）

一蠹先生謫鍾城初定庭燎夫每使臣入公舘先生輒執炬火之役甚恭今則羣謫之人只任便閒往而已雖徒年定屬亦無應役之事聞中朝則雖大臣有罪配邊遠躬執戍役云其着實如此（芝峯類說）

南溟尋藍溪書院謁廟退謂二三子曰東國諸賢中惟此

先生庶幾無疵累矣南溟年譜

鄭鵬

字雲程號新堂善山人寒暄堂門人成化丁亥生

成宗十七年丙午進士壬子登第選入史局燕山甲

子以校理杖竄 中廟反正後叙復累召不起除靑

松府使暫赴卽歸壬申卒年四十六

公幼有異質氣量宏偉叔父吏曹叅判錫堅見而器之勸

令就學受業於寒暄金先生奮志爲學知行已大方又

遊京洛與南秋江爲友拓落不覊無意赴擧叅判公峻

責之強令赴科 一善志

燕山朝公爲弘文校理燕山問于玉堂曰予欲誅鄭誠謹

可否言之諸僚皆集以待雲程後至曰可誅滿坐愕然曰雲程亦有是言耶曰一人死與吾輩皆死孰愈己卯錄

公以淸節自牧門絶苞苴之物時柳子光以敵愾佐理功封爲武靈君姦貪自恣氣焰傾朝公以表親之故雖不廢問安之禮婢子往必以瓢索牢結其臂着署而送返則解欲其覺痛而急往急來不使遲留於彼家也公之入直擧家絶食公之夫人求貸於子光家子光欣然謂曰親戚之義在於相恤而校理過於剛愎吾豈恝然乎即納米於帒盛醬於缸令丘史載之騾子而送之公出直見其玉粒之飯問其所得之處夫人直告之公推案笑

而起曰入直之朝置泡滓作粥饋我我知其窘而不爲措置是我之失也非家人之禍也遂發書於耐久唯其所用並與本米而還之其固窮不變如此 松窩雜記

姜渾沈順門爲舍人皆有所眄之妓公戒二公亟遠之無貽後悔姜去之沈不從二妓遂入宮中極被寵幸沈竟死非法人服公先見 丙辰丁巳錄

甲子史禍大起公杖竄益德靖國後復叙爲校理赴朝中途辭疾還鄉累召不起後以左相成希顏啓特降傳旨有莘野耕叟東海釣翁懷道抱德混跡漁樵之語 恩命繾綣儕輩勸就道勉赴 闕謝恩而終無久留之意

成希顔申用漑等知其意擬除青松府使一善志
公倜儻有氣節靖國後赴召未幾還辭去累除不赴人問
其故曰 愚命繾綣不得已強意赴朝頻有驚心之事
不如退吾田里安定吾心故耳又問有底驚心事也曰
吾以校理拜恩事入 闕詣政院門前有帶星宰相前
立而背面余逡巡敬畏屛退而立俄乃回顔認其貌即
洪景舟也問其職乃贊成也余忽驚心奉身而退無意
仕宦也
以青松府使赴任卧治成昌山希顔少與相善時爲領相
通書仍索栢子清蜜公荅書曰栢在高嶺頂上蜜在民

間蜂桶爲太守者何由得之昌山愧忸謝罪 並思齋摭言

朴耕趙光輔之被告也朴松堂諸公言之公負杖黙究曰此必文世皐所爲也語曰仁而不學其蔽也愚伯牛愚而不學被禍不測若趙必免果如所料朴死而趙免 紀年通攷

鄭先生雲程形容魁偉身長八尺篤潛性理之學終造精妙之域嘗曰如論語書吾敎夷狄亦能使知大義燕山初仕于朝一日謂人曰我夢文廟位版徙于僧室云云及其荒亂乃以成均舘爲遊宴之所撤移位版置於髙山菴裡又移太平舘又移掌樂院序次無倫香火久絶

神人之憤極矣或曰文廟撤毁抑自預料而盖托於夢云丙辰丁巳錄

或人問於松堂曰鄭先生玉堂之議可謂能處變矣然而以出處言之似未盡松堂曰然龍巖日記

朴英

字子實號松堂　人成化辛卯生　成宗二十二年辛亥武科歷兵使承旨官至兵曹叅判　中宗庚子卒年七十

公世代將種初習弓馬豪邁不羣武藝絶倫超越墻屋射必命中然而操履異凡器局弘大考壽宗心異之命名曰英字以子實

甲寅以宣傳官入直闕内中夜不寐嘘唏流淚曰馳馬試劒一勇夫之事耳人而不學何以爲君子遂决意棄歸未幾　成廟上昇公知燕山政亂挈家歸鄉卜築洛水

之濵太祖山麓扁曰松堂自此盡棄前業一意讀書並一善志

公出自武藝倜儻有豪氣鄭新堂知其有遠大之器而未得啓鑰之方一日公設酌請新堂于江滸公醉倒在地新堂中夜起而嘆曰武夫一生甚可哀也咄咄良久公惕然警悟曰小子請聞先生之教新堂曰丈夫生世抱負極大醉生夢死豈不哀耶公再拜曰先生之意小子已聞梗槩願畢其說以殺之新堂曰古人爲學次第豈有他耶君先看小學且讀大學使根基有所牢固然後爲學庶不差矣公曰某雖不敏敢不佩服公自此謝絶

外事專心學問一以斯文自任 喚醒師友録

鄭新堂聞公棄官歸家折節讀書杜門不出心異之一日朴耕伯牛來見新堂新堂曰前日見朴某爲人甚有異質近聞讀書甚苦我二人盍往見之乎遂共轡而往時公方在彌鳳寺讀書聞新堂至馳來相見新堂要以激之責出佳釀酌酒相酬飮至沈醉不及警誨之語留宿數日新堂謂公曰汝武人讀書何爲對曰悔却顚沛迷途讀書欲知向方耳新堂曰所讀何書曰一部大學新堂擧手指冷山曰彼山外如何對曰未知也新堂曰汝曽不讀也公遂潛心於大學一書累年精熟後往見新

堂新堂曰汝見冷山外乎公曰外面只是前面彼此何以異乎新堂嘆曰今乃知子讀書之功也因與往來精究不怠世遂以爲靑山大學後高斯文應陟每語此事嘗題一絶云聞說松堂剏變年靑山前後悟心傳常慚吾輩名鉛槧雙鬢如今雪飄然一善志

嘗以金海府使在衙軒聞東隣女哭聲急呼刑吏往捕其女而來旣來公問曰汝何哭對曰吾夫無病暴死公再問之又曰吾夫婦同居無間隣里所共知在庭下人齊聲曰然萬無他疑公使人擡其女夫屍而來內外上下輾轉視之並無痕跡女人擗踊號哭曰天乎知我情令

公何為此也下人無不潸嘆至有流涕者公使軍校有力者仰卧其屍自脅至腹下奮袖挴之果自臍中有竹刺長大如中指者迸出公即縛其女曰吾固知爾有私速言之遂伏曰某里某人約與同居乘其醉寢而行兇發軍急捕之則其言符合乃寘於法人問曰何以知之公曰初聞其哭聲不悲故逮來而檢屍之際外雖號擗實有恐懼之色故知耳

一日有野鳥於衙園裡驚號三聲向南而去公召家人急治行具装束未了金吾郎以公謀反拏以去抵獄設訊骨節皆碎公大呼曰何人之告耶推官曰某人之告也

又呼曰若勝則與此人結怨者慶州府尹柳仁淑甚於我柳仁淑亦被拿則吾可以得生 中廟方親鞫聞而問之曰何也公曰此人僞造文記欲奪人田地訟於金海理屈見黜慶州則怒其奸譎報監司刑推故惡甚於我也 上遂問柳曰爾知某人乎爾爲某人所告矣柳始知之其對果同鞫其人無辭而服乃反坐 並寄齋雜記

以江華府使政最陞授義州牧使未至拜承旨公精於醫術治人甚衆都承旨權撥啓曰內醫提調大典只言承旨兼之都承旨兼之非法也朴英精通醫術請使兼之公固辭不居時議兩美之 朝野記聞

公邃於易理又善察言觀色天文地理性命筭數無不通會自被刑之後博觀醫書著經驗方活人新方等書行于世（寄齋雜記）

公少時倜儻不羈取武舉調宣傳官一朝輒解官還鄉折節讀書鄭先生雲程以性理書教之晚年甚相得有相長之樂德容睟盎醇如也勸誨後學以自得爲先其所著述詩文皆悟透之語又用意醫藥活人甚衆官至節度使而卒

李復古作挽詩哭之曰天不喪斯文東隅尙有人淵源元有自英邁又超倫軒冕浮雲外吟哦逝水濱窮探極邈

妙高出入真純風月無邊境乾坤滿眼春一源觀浩渺
萬物揔涵淳幽討書千卷清歡酒一樽活人憑藥餌醫
國秘經綸遲暮時逢泰風雲道更屯丹心天北極素髮
海東濱未展陶容手寧同瞿鑠臣有言傳士類無福歎
生民愚陋蒙曾擊爭雄突未親德容時暫接嘉訓聽難
頻村野逢殊款山堂會有因塵懷還踊踏良約竟矛盾
春別儀刑隔秋期夢想新忽聞山路遠長慟大論湮沙
絃從此絶幽控向誰陳秋晩南行路三椏但沾巾並朝野記
聞
朴松堂英以讓寧大君外孫天資超邁家又饒富年十七

親往遼東貿鳩鴿以還行事多落拓不羈 成廟白戒之乃業武登第拜宣傳官一日騎駿馬美衣服乘昏過南北門洞口有一女頗有姿色以袖招之公下馬戒僕明日早來遂踵而去家在溪僻無人處公既到天已黑矣其女對公忽潸然公問其故輒擧手止之低聲附耳曰觀公風采必非常人由我枉死矣公駭而再問之乃曰賊使我爲餌誘殺人分其衣鞍馬者有年我日患脫出而賊徒甚多怕死不敢生計公能活我耶公即拔釼按壁上四隅不寐而坐夜半自房上樓呼女下大繩公奮身䃣其壁急負女自壁穴而出超數墻絶裾而走明

日觧職歸善山折節讀聖賢書變化氣質爲世醇儒平生坐側置絶裾衣示子弟以爲戒寄齋雜記

有處士趙光輔識見高明佯狂自晦當燕山朝任士洪用事朝廷昏亂已不可救一日憤怒謂松堂朴英曰汝武夫不可斬殺此奴乎不殺則吾當殺汝松堂曰斬一賊紓國患固所甘心後史書之曰盜殺則奈何處士笑之

朴參判英學問甚該博能書能詩兼曉醫術家在善山洛東之濱詩曰絶域南陲海氣昏塊蟄金甲老王孫無心麟閣題名字家在洛東江上村又四十纔過五十初人間無用一蘧篨餘生只合劉伶醉散步江湖堤打魚漕江

璅語

己卯春予自洛城陪先生還鄉到無極驛川上先生吟成一絶云無中春意柳先知白髮江山不欲期六載靜聞天默默何年刮目見幾微書于片石示予因投水是先生見幾之作也龍岩日記

金公就文引朴松堂之語曰爲學之道有所得然後操存養之若學而無所得則何物操存養之乎鄙見於此不能無疑學者必操養之然後乃有所得若不操不養則寧有所得乎且所得存養者存其心養其性也心性是我本有底豈得於他乎是故孟子之所謂自得者在於

深造之後若使學者先求自得而後乃存養則其不陷於異學者幾希松堂之言論風旨世不多傳曾聞退溪評松堂之學帶得禪味云無乃指此等處耶或問朱子曰若不能識得涵養箇甚松堂之指無乃如此耶余曰不能識得云者只是理會操存之要而識其下手處云爾非松堂所謂有得者也一字之義不明而誤人知見者多矣先正固當尊敬而至於論道則不可以不明辨也 栗谷論擊蘇齋跋

四月二十三日往禹君益之彥謙家取兩簇而來其一即朴先生松堂抄輯先賢格言嘗指敎後學者也其一即

金先生寒暄堂標古人的實之訓語補以平生所嘗踐履之次第爲初學用力之終始者也伏讀欽慕仍傳書一通以藏之嘗恨不得生乎兩先生之時以承親炙之恩而今蒙遺訓於四十餘年之後豈不大幸哉 䎣俞日錄

柳䄄

字養淸號西峯晉州人成化癸巳生嘉靖丁酉卒年六十五

公早孤貧僦室而居躬爨而養母裕如也母有宿痾推究醫術手自劑藥供奉不怠講學于家未嘗强以語人就問則荅之雖髫穉之學必親自句釋以教之嘗語學者曰四夷之名皆以禀質以別其號南蠻以虫北狄以犬西戎以戈東夷以人東土之異三裔者此也然加以一弓故善弓而懶文知尚文字者亦未多得

公始學於金先生宏弼勵志勤苦燕山朝史禍作害延先

正心喪三年自是玩心性命之學龐探六籍泝沿濂洛蹈實地而避虛名人無知者及其學益老而德愈高顛仰今古嘯咏乾坤明天運之變化察世道之推移浩然嘉遯脩然自樂雖優遊城中巖壑之士所不可及也縱

東洲懌元撰墓表

一日燕山問於政院曰有善琴畫者吾欲見之政院以公對教曰政院試之以待公承召到政院就試而出其後更不召蓋忘之也公平生諱然毀琴絕筆而曰毋思就試之事未嘗不直欲穴地而入也戒子孫勿習琴畫繪

公易學尤精而無所傳唯語大學曰此書乃入德規模如
屋之間架自餘六經語孟中庸如以總壁門楣塡飾旁
耳縱讀他經傍置一部時常閱之可矣

公德器純粹人無賢不肖望之知尊敬焉然不事表襮清
夷莊重不甚取異樂道人之善而惡未嘗出諸口實於
己而及人人亦樂從妻子不免飢寒處之怡然淨掃端
坐唯以訓誨後生爲務培埴人材功實多焉天文卜筮
音律書畫亦各極其妙

嘗論許魯齋出處公曰非後生所及但以孟子勸齊梁行
王道觀之庶不失其要又曰東方取士專倚科目甚不

經若有以文蔭薦辟則士從之以出於義不害或曰若
然終不得近君而行志曰若使道可行徵辟尚及巖穴
況冠冕者乎己卯士人己功未盡往欲治人事多不從
賢良科尤爲苟且云
有問金東峯大賢否曰大賢則簞食陋巷樂而無悶東峯
豪邁快活則有之恐未及此地位
公嘗聞淵泉變堙魚鼈耗盡曰物亦如此人從可知自此
連年凶旱民日困迫公每遇歲歉人飢必蹙額不樂慨
然有拯濟意
東方自箕子後雖粗識文字於聖人心法若矇矓然麗季

牧隱圃隱出入中朝間濂洛之學於殫殘之餘來倡于
東然得其門者蓋寡況後二百餘年師道寥寥知學者
鮮矣學之者又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得之於金先
生爲有淵源然先正遇禍之年先生纔弱冠則大經大
法雖有所傳其精微要妙未及得聞槩可見矣而先生
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竟有所就其所自悟者多矣並墓
表

金安國　文敬公

字國卿號慕齋義城人成化戊戌生燕山七年辛酉中進士第一生員第二癸亥登第拜注書選入玉堂爲博士副修撰賜假湖堂　中宗二年丁卯擢重試乙亥陞通政拜大司諫承旨丁丑陞嘉善授慶尙道觀察使戊寅陞資憲拜禮曹判書出爲全羅道觀察使己卯後罷歸鄉里丁酉復起己亥陞崇政歷大司憲左叅贊兵曹判書官至右贊成典文衡癸卯卒年六十六配享　仁宗廟庭

公生而穎秀七歲始學小學讀至孝哉閔子騫曰人當以

此爲法我何時能長行得此事耶聞者異之至十二三
讀經史通大義不過三遍成誦不忘十五六始慕程朱
之學篤信力行慱通書史文章亦已大成所著大游賦
膾炙一時
丁卯拜持平時承廢朝昏濁之餘喪禮廢毀未復公啓曰
三綱者天地之大經古人謂之支天三柱不可一日廢
者也自廢朝短喪之後人皆忘親棄禮彞倫墜地請下
明教别示勸懲之典以立風教
辛未日本國使㻞中來公爲宣慰使㻞中見公曰老生再
朝中國兩聘琉球三至貴國見人多矣未嘗見如公者

也敬服不已臨分至於涕泣自是倭使至必問公安否
丙子以承旨嘗入夜對啓門蔭吏任試取冗雜之弊因言
令之所取率皆庸劣無識自棄無行之徒遂授以職布
在庶官之人之歎固無足恠而庶職之不理專由此也
請畧倣經濟六典之法每年正月或開場試取或依諸
科例遣臺諫于本曹并出榜給牌入格者叙用則庶合
於舊六典之意亦不戾於今大典之法而乳臭不學庸
愚無識者不能濫仕矣又曰前者 上教忠厚者擢用
辯給浮薄者黜廢是誠美意但循默苟容庸劣屡下者
有類忠厚盡言極諫敢於有爲者亦似浮薄毫釐之差

謬以千里辨別之際苟少有差邪正逆置賢愚顛倒非
小故也願加審察焉
時有 魯山燕山立後之議不一公於延訪啓曰今日與
大臣議臣所不得與焉然事重不可不達 魯山燕山
有可廢之實故皆爲 宗社而廢之然 燕山於 聖
躬至親 魯山亦宗先至親今 聖上欲繼絶立後乃
至意也昔武王伐紂封其子武庚紂之惡極矣又非武
王至親猶且如是者爲大義也鄭良霄惡極見誅死而
爲厲子産爲之立後彼臣子也且非鄭之至親猶且如
是況 魯山燕山君臨一國其用物尤弘取精尤多絶

祀無主孤魂無托厲氣寃鬱必干和氣 聖上以至親之故不暇問罪之有無欲立後嗣使游魂有托至仁之意也公論皆以爲當而大臣等難之然今日之議欲立後者亦多請更廣收衆議考芳碩立後故事行之

入侍經筵 上曰孝悌人倫之至行爲治當以孝悌爲先公啓曰徒知爲治以孝悌之爲美不知行之之事則無益矣欲使一國敦行孝悌須令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閭巷小民國學鄉校家塾崇習朱文公小學自其幼少習與性成長而成德化達四境人敦於行則自然風俗淳美人材亦盛矣請諭中外俾崇是書廣印頒布使人人

皆得誦習以新一世

上嘗欲立決訟大限公啓曰今人心偷薄爭訟紛紜骨肉鬪鬩無有休時若立限訟可息而然立限以止爭而望其俗之厚末也臣意莫如敦教化使民興行然民不可家諭而户曉必有鼓舞振作之方然後民自興起而從善也　祖宗朝撰三綱行實形諸圖畫播之歌咏使民勸習甚盛意也然長幼朋友與三綱并爲五倫以長幼推之敦睦宗族以朋友推之鄕黨僚友亦人道所重不可闕也以臣淺淺之見當以此二者補爲五倫行實頒諸中外敦勸而奬勵之　上深然之

丁丑特授慶尚監司　御札下政廳曰慶尚大道其雖不一
次人器相當故特超拜公益自感激思効詣闕啓曰本
道雖有小學板本刊久頑缺不合教誨　世宗朝刊行
程愈集說一本甚切於初學欲刊於本道廣布請賜文
樓所藏刊之　上可之
公下界行至玄風覲祭于金先生宏弼之墓人有從兄弟
訟田者公告之以孝悌親睦之道兩人感服裂狀再拜
而退鄉人以學行聞者或造廬訪問或禮請敬接孝子
節婦亦皆旌表存問享饋一方風動興起於善手撰二
倫行實又諺解呂氏鄉約農蠶書辟瘟方瘡疹方刊印

頒布凡爲政以仁恕爲本教人以小學爲先所著勸小
學詩邑皆有之並行錄
其勸咸陽學者曰金公治化鄭公鄉庠塾薰風盡善良小
學工夫須史勉兩賢遺範詎宜忘勸安陰學者曰淵源
性理鄭先生欽想當時政化成餘俗定應敦德行須將
小學益修明鄭公汝昌宰是邑勸玄風學者曰金先生學世推
宗濂洛餘風振海東鄉邑親薰應有得須將小學益研
窮丙辰丁巳錄
比安縣人多土薄堤澤鮮少不能灌漑民不聊生公巡到
其邑相視川澤築堤儲水一邑蒙其利感其惠名其堤

曰相公有詰之者曰相公非一後誰知相公爲誰也遂

改曰安國堤

慶尚一道及忠淸左道租稅自高麗時輸積于忠州江邉

乃漕于京而無倉屋盖覆遮藉之費民力大困漕畢則

棄之歲輒改供爲弊不貲苫盖少不密則漏腐多損又

無墻垣易於偷竊諸邑典吏苦於監守雖晝夜周勤不

能防耗失之患及納于京計耗責徵於吏破産者相望

至本朝朝議欲造倉者屢矣傷居之人歲以露積之具

牟享利百方沮撓議不得行公會忠淸監司相視其條

列設倉之便不設之害具本馳啓遂建倉屋民弊永袪

以謝恩副使朝京其還也獻所購朱子論孟或問朱子大全朱子語類朱子延平問荅兩程傳道粹言張子語錄張子經學理窟胡子知言丘濬家禮儀節及古今表選曰 上方向理學而濂洛諸賢所著性理之書我國多不得見臣欲多購來獻而求之書肆亦不盡有只買今所獻而已乞下弘文館講習且如家禮儀節乃丘氏因朱氏家禮有所損益以宜於時使人易行實朱子家禮之羽翼古今表選則我國事大表箋爲重而儒士不務學焉每當文書甚窘故并購來

己卯諸賢被罪公亦見罷居利川注村搆小齋于所居之

東名曰恩逸日與諸生講論經義學者曰衆雖蔬食菜
羹必與之共持時論者以此爲非將置於罪或有愛公
者勸謝遣學徒公笑而不荅講書不輟行狀
慕齋濬弟三絶曰恩休恩逸意相同弟在西州兄在東拱
北丹心無彼此時時稽首向瀛蓬子休正感君恩重我
逸㘅恩亦復肰休逸百年何所事衢謠葵祝舜堯天逸
逸休休弟與兄凞凞皥皥樂餘生聖恩自是天同大顚
蘖猶霑雨露榮且有序曰吾家兄弟俱以無狀濫叨恩
寵不能盡心報效負國罔上罪不容誅而聖恩寛貸
許以自便遂得優游田園以娛餘生感戴之衷不能自

已於所居構小齋名恩逸亭亦以恩休名亭皆寓臣子惓惓感恩不忘之義云丙辰丁巳錄

戊子移寓驪州構小亭曰泛槎日與鄉人談飮其上終夕忘倦又搆草堂扁曰八怡一晦菴塘二濂溪蓮三康節風四莊周魚五張翰蓴六靈運草七淵明柳八太白月逍遙自適吟風弄月若將終身焉愛君一念未嘗小弛也

公於居側甃甎作小塘如斗引水注其中放小魚而觀之一夕有門人侍生至夜靜人絶魚躍有聲公曰大小雖異自樂則同且靜中有動是吾所樂者並行錄

公性情勤詳嗇不憚鄙事監穫麥禾不使一穗遺野一粒遺塲舂杵則碎米細糠并收藏之以賑春飢嘗曰天之生物莫非有用暴殄不祥也丙辰丁巳錄

公嘗有泛槎亭春帖曰亭下長江接漢津東風新泮綠粼粼丹心未遂朝宗去遥向 楓宸祝萬春丁酉歲有賜環之命又作春帖留與兒輩貼壁曰恩返庭中十九春餘生何意覲 中宸鴻私進退皆逌命堯日誠深祝萬民前言往行錄

己亥以右參贊嘗侍經筵啓曰我國取士講四書三經力不能給皆不能浸淫窮研只剽裂口誦以爲試講之計

諸儒學識淺陋無該博精通者以此也臣見朱子論科舉規於每式年試擧時豫令試某經則擧人皆治其經極其精硏旣試中者則能精一經者也落者亦專精一經者後試又令試某經則擧人又治其經甚精及其試中者精治二經者也又後如是則儒皆盡治五經中者亦皆精硏者力亦裕爲云今中原科擧專治一經者亦倣此意式年則已有成法難遽改之別試則可依此式使專治經 上肰之

辛丑夏因旱灾延訪羣臣公啓曰近者萬姓無辜但己卯之人死者未受職祿其他被謫被誣者亦不無也請依

祖宗朝例令大臣會議旣啓

壬寅兼 世子貳師以明易 特命也公固辭蒙允未幾

因十世子之請復 命公入書筵講易公懇辭曰臣曾

經貳師 世子禮宜降階迎之在貳師之任則雖僭越

不得避矣今已遞其任 世子儲君豈敢承當此禮

上教曰然則宜畧其下庭之禮公又啓曰臣爲貳師時

世子旣以貳師之禮待之今若待以賓客之禮則前

後有異 世子待賓客之禮所關甚大亦學問中重事

禮固不可畧臣亦不敢當此禮敢辭 上教曰昨者卿

以懇辭故意謂可畧其禮今更思之講學爲重可依貳

師禮也

公自校理時長兼承文院及陞堂上又帶提調事大之事終始自任每以吏文漢語人不樂習爲可憂常欲遣子弟入學曰此事得情則吾死可瞑目矣建白立漢吏科制規詳密非庸才所得與也

癸卯疾革門人判書許磁參判尹溉往視問曰有何思慮曰無更問曰公常以國事爲念無乃有欲言者乎公轉身作氣言曰國事國事語不能竟 上聞病劇欲遣承旨問病政院以爲非三公遣承旨無例 上敎曰金某雖非三公盡心事國者特遣左副承旨李瀣往問公已

不能起僅作辨對曰 上恩至重臣敢負 聖恩死乎

言訖而卒

公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剛而不厲直而有容見善若出諸已聞惡如不及救是以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自十五六時有志於學及聞金宏弼論學慨然有求道志而其學問必以孝弟為表準故文章事業皆在日用常行之間而不務過於高遠虛誕之事而至於天文地理無不精通

公早喪父母哀慕終身盡誠事死出入必告朔望必祭必不如儀終日不樂搆小齋於祠堂之側居處飲食必慕

父母故仍以慕名之兄弟姊妹之間怡怡和樂尋常日用之事無非友愛中出皆人所不及每受祿必分

公接人常有一團和氣無貴賤親疎之間嘗教子弟曰惟謙與恭是君子盛德汝輩固當佩服終身汝嘗見我以傲惰加人言人過失乎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有家訓八條一忠君曰平時則勿欺盡職臨危則效死勿貳二孝親曰竭力奉養務得歡心勤業立身務欲光顯三友愛同氣曰盡我友愛之心兄弟雖待我有不平之氣勿懷忿恨益加友愛臨財務讓勿懷加得之心四睦宗族曰平時則相睦患難則相救有無相資勿相忿爭

彼雖忤薄我益加厚五處鄉黨交朋友曰敬尊長遜言語恭禮度和易愷悌勿藏機陰隱有無相資患難相恤泛愛容衆敬慕才德務欲成人之事勿懷猜妒謗毀斥短勿加輕侮忿怒陵暴於人唯以溫恭謙讓爲事有益友則務交從景學勿從放蕩狂妄奸譎險躁之人勿失信於期約言語之際六愼言語曰勿誇己長而談人短勿談人過惡及隱微之事勿談國家朝廷政令得失勿言守令宰相朝官得失勿喜談淫褻醜語聞人善則喜而常談之勿言毀人之語勿談傲慢侮人之言勿談反常乏悖之言勿譸張妄誕言語七愼行曰常忍忿怒之

發人雖加我以不美不平陵慢侮蔑毆罵之事勿遽忿
怒徐觀平氣而善處之勿致鬪鬨況言語不平之間則
尤不可忿怒而相較以失歡睦之心也居官處家勿犯
義貪財務執清約勿過飲酒醪以致傷性酗丟勿耽於
女色以至污行敗家勿耽博奕游惰以妨學業勿奢侈
衣服鞍馬務崇儉約借人書冊雜物須愛護八居官曰
勤職任務清操謹慎勿忽畧勿卑小務皆當周密至錢
穀出納之事尤當慎密勿疎忽誠事長官如愛敬父母
勿談同僚過惡待下官勿倨慢而誠愛之待吏隸嚴而
有恩過語則嚴責而勿捶笞若有欺詐及害及於民人

之事震威嚴杖而懲之頑慢者雖罪之勿至酷刑

公閒居昧爽而起整冠束帶儼然端坐終日討論未嘗少
懈

其入侍經幄書筵也講論每以崇尚理學爲主辨別邪正
爲先其所進說諄諄懇懇莫不以至誠啓迪裨益弘大

公嘗觀經濟六典以爲 祖宗良法美意盡在於是必於
政事之間參考以定之

公每言經濟六典有守信田乃備 朝官寡妻廩給俾不窮
餓改換大典時改爲職田失 祖宗忠厚之意

公常嘆曰吾東方地氣偏薄人稟不厚又不知理學所以

因學成德者甚寡是吾平生所痛恨者也故公之教後學雖因其才之高下各有所施必勸性理大全等書務求變其氣質

嘗以病休告閒居人有告曰時論惡公接引後生講學明理何不少戢以避謗語公曰大臣用捨在上豈順人言改吾度耶公有日記平生言行盡在於此其不愧屋漏可知

公衣服飲食務從儉約至於朝服必用明潔其於親戚朋友誠信篤至終始如一死喪患難匍匐救之雖在賤微必素食累日執紼送喪至老不廢 並行錄

公嘗家有成造方與瓦工計功定價一宰樞往謁揖升叙
阻即與瓦工數計土木價幾役人價幾匠人手功價幾
輸入價幾未畢宰樞辭去族人規之曰宰相來見不與
叙話而執他務可乎公曰吾之所以為此非但為己乃
壹國通用之例若金安國見誑於瓦工則一國寡婦貧
士將無以買瓦而用之適吾有事宰樞適來奈何前言往行
録

公每當事委曲的確不知公者常有煩碎之誚人或以語
公則輒笑曰常人心麤瞎人心細安事捨精趍粗自以
為通乎且古人有一日所事必告於天者又有是日不

做國事必廢夕食者安能避煩碎之誚不舉職事乎
四方儒士来遊京學死不得歸葬者舊無送喪之例公爲
禮曹時啓令漢城府及各道給牛車送歸其鄉永爲恒
式士皆感悅 並行錄
金慕齋與羌壯元台壽約爲婚姻後子女俱長當婚聞羌
男有疾惡負約遂成禮人以爲難 前言往行錄
金慕齋先生好學樂善爲已而諸賢之領袖平生爲學以
誠爲主處事端的不爲苟簡諸賢死之後公亦坐罷
退居于驪興之梨湖二十年處約之中專以訓誨陶甄
爲務諸生之執經問難者自遠而至凡於大小歌咏見

物寓與無非恩君戀國之情晩節還朝遂典文衡事大
交隣之書皆出其手起草之時獨入書室閉户謝客專
誠究思呻吟累日然後脱藁故其文典雅明快見稱於
中朝 松窩雜記
金慕齋慰太廟災表有曰倘出仁愛之心議者謂倘字未
妥易以或字慕齋不得已從之中朝禮部官見之曰表
辭甚善唯或字未穩慕齋聞之曰朝廷不聽吾言果何
如也 芝峯類説
嘉靖己亥 中宗爲改宗系遣權參賛撥等奏聞陳情
世宗令翰林院改纂仍降勅付來又差陪臣謝恩大提

學臯齋金文敬公製謝表三公共議抹其中四五句纂
齋是以以家齋未參聞之大驚不顧趑趄未備往進三
公之家力辨其不可抹之由遂全其稿其表曰太陽普
照餘光洞燭於隱微沛澤偏施流波蕩滌於誣枉恩被
存沒感徹幽明伏念先臣某系出孤寒世絕憑藉初以
朝鮮之遺庶遷徙遠方後仕前元之將衰除襲冗職逮
先臣始庭於舊上事高麗漸陞於顯班時守純忠而勤
勞不與奸黨而締結值國運之告訖奉妃教而權承原
本心非因希覬之圖究譜籍罔涉悖逆之族審輿情而
錫封爵帝眷既隆嚳中城而拱北宸藩郎弼礪耳目難

掩首末甚彰痛成錦於讒人類投杼於慈母致溷洪垂
範之訓玷彝倫傳訛之言重泉鬱悶而莫伸再世瀆顧
而未暴縱蒙兩朝之俞命尚阻昭雪之詳特降一札之
綸音快示辨録之旨温諭丁寧而愈切宿累消釋而靡
留云云然議者謂以謝恩表而備叙 太祖世系歷官
太多且奉妃教而權承之句雖是擴賷中國之人必不
能解其意就令解見亦不取信若此等句雖抹去可也

稗官雜記

金二相安國爲參判正國俱爲儒林宗匠二相退居利川
參判退居高陽一月參判往利川里中人或責太或

摘園花呈于二相二相皆受之又書于冊忝判蠲感曰兄何用此物何爲録之於冊二相曰人以誠相請我何爲却之不録于冊則我心意之何爲表人之恩意其居鄕也忝判簡素恬淡蔬糲僅繼二相成立田園積穀歛散鄕飲鄕會無不進忝前言往行錄

慕齋未釋褐已以知詩名於一時成判書磬叔適一年居家不出熟覩杜詩作四韻詩八首自以謂得意之作可擬古人其胤世昌亦未登第一日語世昌曰我之此作可無愧於古作聞汝友金某能辨詩高下汝可於常紙今下人寫我詩懸於爐上數十日使熏烟氣以作年久

之樣以示金某而問其爲何代詩世昌邀慕齋於親第
同坐客位而判書在其内只隔壁欲聞其語世昌問曰
家君檢得此詩於舊冊籠中固知是古人之作而未知
宋末之作耶抑元人作耶未能明知請君辨之慕齋讀
二遍曰此詩格非宋末又非元詩乃今時之作又問莫
是崔孤雲李牧隱之作耶曰崔李格高實非其作然在
今人之作甚好他人恐未能辨此聞大監近讀杜詩若
精思鍛鍊則可有此作或是大監之作也判書開閤而
出見曰不意汝之知詩一至於此遂相對設酌穩話良
久乃罷云

慕齋在驪江時陰崖自忠州希剛自牛灣来神勒寺與慕齋胥會留宿時金頤叔當國謂羅散重臣會于一處議國家事將被重罪希剛即下去昌寧別業陰崖亦不敢来慕齋贈僧詩曰三年廢把東臺酒明月蒼江定怪嗔為問山僧休亦笑償愆須及百花春 竝明行 漫錄

方靜菴被禍之月人無敢言窮理盡性之學獨慕齋退居驪江逢士人則輒引聖賢事業論說不怠李晦齋自嶺南往来必質問辨難而退溪赴丹陽日亦過公廬始聞性理淵源慕齋之於二公有啓益之功而人不知之蓋公素以文章得譽而性且不咸世唯以文人視之故也

慕齋性無表襮至誠愛人初與金安老甚切及安老作事
不滿人意公每規責之安老知公之諒直亦不之怒及
當國公兄弟首還朝安老持被詣公家宿公聯枕語規
切甚至思齋傍外躡其足勿語公不知曰汝未睡耶莫
掎我股思齋縮不更止及敗誅公謂思齋曰安老之奸
人誰不知吾兄弟既與之交厚愼毋言其惡也每以食
物饋其家人以爲難

慕齋與成右相世昌同 賜暇湖堂二公並直成公素豪
富衾枕俱用紵絲極其華侈慕齋素儉約性且不喜奢
布被木枕蕭然若寒士成公愧甚終夜不安枕抵明還

家語夫人曰國御若笑我之後則吾豈如是抱愧乎亟命易以樸素之物乃敢同宿云 並識小錄

慕齋隣居有一處女乘月夜無人窃往投見公乃責而數之曰爾以士族處子乘夜竊投於人其得罪倫紀大矣吾當笞爾其受之處女不得已受笞踰墻而還後嫁爲県公妻蓋亦名士夫人也有子有孫年老之後言於其子極嘆慕齋之賢云 南溪雜著

金慕齋善押強韻嘗以宣慰使往迎日本使弸中于境上弸中亦解詩往返酬唱甚多嘗請以讀易爲題呼強韵慕齋應曰大羹元不和梅塩至妙難形筆舌尖靜裡默

觀消長理月圓如鏡又如鐮弸中擊節歎賞後有叟業生進曰請以半月為題仍呼魚蛆輿三字慕齋曰神珠缺碎鬪龍魚剮殺銀蟾半食蛆顛倒望舒仍失馭軸亡輪折不成輿(東閣雜記)

鄭紹宗幼少時夢有老翁書紹宗掌心禹跡山川外虞庭鳥獸間紹宗記之不忘至燕山甲子冬別舉殿試七言律詩春放梨園關閱坊樂乃燕山親題也紹宗怨思少時夢中老翁之句各加二字演成長句云春濃禹跡山川外樂奏虞庭鳥獸間金慕齋以考官入啟上考官將置下列慕齋以為此實鬼神之語也大加稱歎遂置上

等放榜之後紹宗以恩門往謁因悉少時夢中之事慕
齋益加驚嘆慕齋藻鑑之明自此始著 松窩雜記
金慕齋毋以試官入場屋考試精審務得人材必經十五
日出榜至今稱之 芝峯類說
經濟六典有漢吏科其制 殿庭唱榜 賜紅牌遊街換
經國大典時刪去其條嘉靖辛丑金慕齋建議復設漢
吏科初試分二場初場試賦詩各一篇終場試吏文一
篇啓上書中一篇會試分三場初場講吏文中二書四
書中一書三經中一書漢語中一書經書皆抽籤背講
中場試表箋中一篇記頌中一篇終場排律一篇吏文

一篇額數則只三人具試官查枝同謄錄封彌入門搜
挾等官及棘圍之制一如文科壬寅秋設初試余與僚
友俱中焉會齋卒 朝廷方斥正各年 受教換後續
錄其漢吏科一條刪去不載云稗官雜記
金典翰嘗言慕齋自壬寅七月得腹疾癸卯正月初四日
下世嘗於壬寅至月之夜出外登溷還謂典翰曰即觀
朝象國家之勢甚危殆外戚將搆禍而士類多被殺害
國家必亡矣雖或不亡其禍寧可勝言我則以此病不
起當不及見矣爾等亦勿輕發言語以觸禍機連四五
日咄嗟不食云慕齋於己卯罷斥之後初往利川注叱

洞適平安方伯乃相知之友簡請狗皮帖裡衣裏要觀天象遂得狗皮毛衣又作高棚於門前非陰雨之日則夜輒毛裘登棚觀天文以竟一歲故慕齋於天文極精云 月汀漫錄

宋祺壽下第時謁金慕齋適有柳仁淑字光漢來謁慕齋不甚欣喜兩公去後祺壽問其故慕齋嚬曰原明不學無術未知厥終如何漢之八字甚好己卯時與士類同賊幸矣兩公當時所謂名流慕齋之論若此可謂識鑑 前言往行錄

祖宗朝士大夫最重重試如金慕齋爲重試工夫多製表

策及入試權大憲弘素善策慕齋曰吾欲爲魁此老入
場不得不讓他也榜出果權魁而金第二矣自 先朝
以來名官例不製呈以是爲好事殊不可曉 識小錄
伯氏拜慶尚監司行至鳥嶺之院亭小憩仰見壁間書二
絶云東海儒宗一國卿靑春持節按諸城南民拭目瞻
新政實效應須副盛名又玉節朱鞍勞驛吏曾無毫補
到蒼生嶺南老免皆三塵攢譽澄清待國卿竟不知誰
人所書 思齋摭言
白四宰仁傑未釋褐曾受業於慕齋及以翰林見罷求爲
驪州教授常往慕齋門下每語乙巳年忠順堂面對之

事曰晦齋其時只合不系其對而一死而已何必與李芑輩一時同對乎慕齋若在世間則有死而已決然不系於其對也

一時之論以爲慕齋樂善愛士博通典故而至於學問之功不甚着工云 並月汀漫錄

晦齋曰昔金公安國與我同入 宗廟其初入班列時莊敬嚴肅俄而顧與人論文是不敬也由是觀之此人博學而少存養之功也

或曰金慕齋有事多執拗其固執之心用於善則可誤用以失則不可洪恥齋曰爲國竭誠當官盡職雖求之古

人不易多得（並道東編）

金慕齋爲大學士時出必以書冊自隨所至講論疑義不輟其篤於學問如此每撰事大表文儷處搆思得一好句則雖夜輒起手敲窓壁踴躍不已後於病中撰出表文過用心氣遂漸頓以卒云噫辭足以達而已至於傷生亦過矣（芝峯類說）

慕齋金文敬公兄弟以文學進而慕齋有興起斯文之志前後掌成均教冑甚勤門屛學徒成羣其教以小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爲程課一時陶甄士類之功甚多及己卯作興與靜菴同志而不欲更張太急出按嶺南而

終不免黨籍之厄其先見之高明守之正可知也顧其
博學文章似少守約工夫又不自標異故後來之論以
為非如靜菴心學正宗其實慕齋乃間世異人今以鄭
之雲天命圖考之其於上達處未見髣欠慕齋未易當
也澤堂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二

趙光祖　靜菴先生文正公

字孝直漢陽人成化壬寅生　中宗五年庚午魁進士乙亥以孝廉薦除造紙署司紙秋登第歷正言修撰校理應教典翰戊寅陞通政拜承旨副提學旋陞嘉善拜大司憲己卯被禍年三十八　仁宗朝復官爵宣祖朝　贈領議政賜謚從祀文廟

先生生有美質少小戲嬉已有成人儀度稍見人非違輒能指言之及長知讀書修業慷慨有大志倜不屑意於科擧之文而興慕聖賢之風慱學力行期於有成

年十七八時考叅判公爲魚川察訪時寒暄金先生謫在凞川先生素聞寒暄學有淵源因趍庭于彼而往從之遊得聞爲學之大方（並退溪撰行狀）

金先生嘗曝一雉于庭將以爲祭祀之用（或曰送獻于母夫人）偶守者不謹被烏圓所偷金先生頗動聲氣以責守者先生進曰奉先之誠雖切君子辭氣之間不可不省察也小子竊有疑於心故敢請金先生起前而執手曰吾亦旋自悔之而汝言復如此吾不覺媿服矣且汝乃吾師吾非汝師也自是益加敬重不敢以後輩視之

庚申遭父喪凡奠祭衰絰之制及飲食居處之節一遵文

公家禮自初終至制畢一無所違未嘗以他事出外或
有請見不與笑語常坐必對墳瑩奠哭之暇循繞泉省
冽寒暑雨未或廢之其愼終天性然也服闋猶把切切
之哀乃卜塋側構草堂數間爲永慕之所
嘗奉養慈闈執甘旨謹溫凊惟恐不至力行之餘不輟讀
每鷄鳴盥櫛肅然危坐平心易氣俯吟仰思思之未
得雖竟日夜必期有得未嘗以未至自畫德就眞積充
養力久益以無自欺謹其獨爲戒
庚午五月遊松都之天磨聖居或遇奇絶處輒發舒精神
徜徉行吟蕭然有出塵之趣悠然有咏歸之興擇淸幽

年十七八時考叅判公爲魚川察訪時寒暄金先生謫在凞川先生素聞寒暄學有淵源因趍庭于彼而往從之遊得聞爲學之大方（並退溪撰行狀）

金先生嘗曝一雉于庭將以爲祭祀之用（或曰送獻于母夫人）偶守者不謹被烏圓所偷金先生頗動聲氣以責守者先生進曰奉先之誠雖切君子辭氣之間不可不省察也小子竊有疑於心故敢請金先生起前而執手曰吾亦旋自悔之而汝言復如此吾不覺愧服矣且汝乃吾師吾非汝師也自是益加敬重不敢以後輩視之

庚申遭父喪凡葬祭衰經之制及飲食居處之節一遵文

公家禮自初終至制畢一無所違未嘗以他事出外或有請見不與笑語常坐必對墳塋奠哭之暇循繞省冽寒暑雨未或廢之其愼終天性然也服闋猶抱切切之哀乃卜塋側構草堂數間爲永慕之所

嘗奉養慈闈執甘旨謹溫凊惟恐不至力行之餘不撤讀書鷄鳴盥櫛肅然危坐平心易氣俯吟仰思思之未得雖竟日夜必期有得未嘗以未至自畫德就眞積充養力久益以無自欺謹其獨爲戒

庚午五月遊松都之天磨聖居或遇奇絶處輒發舒精神徜徉行吟蕭然有出塵之趣悠然有咏歸之興擇淸幽

蓮社入處靜讀沉潛義理之奧探賾自得之味凝神靜坐几若塑人淡餐攻苦與緇流共之雖精進闍梨未及也凡食頃如厠外絶無間刻惟二更後五更前爲脫衣就枕也平日用力爲然而及此愈篤至仲秋乃還

乙亥夏安貞愍瑭以吏判啓曰進士趙光祖明經術有行義爲成均首薦時當擢用若拘資格例請叅奉則不足以勸勵士林請除六品准職　上允之拜造紙署司紙先生甚不快於心曰吾常不以利達爲心有如是意外事且今之時與古不同必不得已可由科擧以通行道之階用虗譽的然於世吾深恥之是秋

中廟謁聖試士先生應其科擢之第（並本集）

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同上疏請復愼氏正坤位朝議以為非所當言請拿鞫事將不測正言趙光祖啓曰近者朴祥金淨當求言而進言其言雖若過當不用而已何復罪之臺諫乃復為非而請罪至禁府郎官拿致為臺諫者能開言路然後可謂能盡職也反自毀言路先失其職臣今為正言豈敢與失職臺諫同事乎不可相容請罷兩司復開言路　傳曰言路通塞言之當矣然朴祥金淨等遽論下人所不得言之事故臺諫請罪也今若盡遞則似過矣豈以此不相容乎（朝野記聞）

丁丑八月拜典翰辭不允其辭曰小臣有意於學問而不能實用其力故日益空疎而職任甚重心自內愧私語同僚曰聖學高明有志治理濫廁侍從之列豈可自安乎當退而力學學問成就然後來仕則必有絲毫之補矣亦自謂之補僻郡治民之暇致意於學術幸蒙不棄收用則治民治學庶乎兩全而小臣有意不敢仰達前爲應教時起四加心欲辭免逡巡畏懼卒不能焉若於此品三四年從事則庶幾暗於國事一月之間又爲典翰人器不合其前立志大不同矣人主用人當觀其所爲小臣未成人也一朝蒙不次之恩豈可冒處其地乎

戊寅正月特陞通政授副提學五月移同副承旨於是右承旨金淨啓曰趙光祖在經幄輔弘大物議咸以爲補職承旨喉舌之地固當擇任亦可入侍論難矣然不若全主其任自 上眞知其合於經筵官不必轉移他職也臣與光祖同任固幸矣但計其輕重而啓之居數月還拜副提學並本集

朝廷欲設賢良科先生啓曰以 上之志治久未有成效者由不得人才故也若行此法人材不患不得也行狀

兩司玉堂藝文館交章請罷昭格署大臣等亦啓之累日不允副提學趙光祖請面對極論之翌日又率館員伏

閣四啓不允光祖愀肰謂同僚曰日已暮矣言官皆已
退我輩雖被罪責當竭誠論列終夜不退以回天爲期
俄而 教曰此事予豈不許只以其來已久而難之耳
明日名大臣議而罷之東閣雜記
會寧城底野人東古乃外示向國內懷異心潛與深處野
人通謀來犯甲山府多擄人畜而去邊將馳啓將治而
亡入深處變名往來戊寅年南道兵使啓東古乃潛於
甲山近處往來漁獵徒衆難捕請出其不意發兵掩捕
召三公該曹知邊宰相議之皆曰此而不懲城底野人
繼踵相叛亂後將難救宜急遣諳邊重臣同監司兵使

措置捕獲置法以懲後來 上允之先諭密指于本道
又即送甲兵器械 命遣李芝芳特賜御衣弓矢即日
當拜辭 上御宣政殿召對仍賜餞宴三公及該曹堂
上知邊宰相環侍左右内侍啓曰副提學趙光祖來請
入對即允之光祖進曰此事譎而不正殊非王者禦戎
之道正類盜賊穿窬之謀以堂堂 聖朝爲一幺麼醜
虜敢行盜賊之謀而不知辱國臣竊恥之 上即命更
議勿遣左右爭進曰兵家有奇正禦戎有經權臨機制
變不可執一論也詢謀已同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色
兵曹判書柳聃年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

北門彼虜之情僞實備諳迂儒之言自古如此雖似近
理勢雖盡從廟謨已定不可輕變　上猶不聽諸宰樞
皆懷不平而罷光祖以三品之官能以片言動　上意
以上朝廷大議人皆側目 思齋撰誌
上雅尚儒術銳意文治倚先生甚重先生感不世之遇便
以堯舜君民興起斯文爲己任每將入對必宿齋戒積
誠敬其進侍也一心肅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
讜其言若曰人之一心天理本全其大無外其運不息
良由氣偏慾蔽大者或小運者或間在常人其害猶難
救況人君勢位高亢驕溢易生聲色媚悅之攻非匹夫

此心一不正氣一不順則生於事害於政傷和召沴是

倫斁而萬物不遂矣 主上所以存心事天以致中和

極切者其可小忽乎至於義利王霸之變古今治亂之

幾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象無不罄竭極論或至日昃

上必虛心傾聽 行狀

一日進講而退語學曰人雖有美質必待學問然後識明

而知事君之道今日經筵有一新進之官推奬人物甚

非其宜凡進講之際雖小官討論經義輔養君德則無

所過矣至於薦進人材大臣之職非人人所得言 文集

一時以善類同超擢彼眷遇者非一二相與協力贊襄

起事功剗革宿弊修明教條先生法度次第舉行小學
爲育才之本鄉約爲化俗之方百僚無不奮勵而四方
爲之風動矣然而諸公之意未免失於欲速凡建白施
設鋒穎太露張皇無漸亦有年少喜事之人投合時好
以鼓作紛紜者多廁其間舊臣之不容時議因事見功
者怨入骨髓先生蓋已早見其幾知道之難行而欲避
位久矣及陞嘉善益以驟躋爲大恐控懇力辭而 上
眷愈隆終不得退憂悶之色滿容而無如之何也
己卯春有金友曾者誣毀士林事發逮訊先生以臺長啓
焉兩司以先生不欲竄治友曾論遞已而用政府啓仍

任 行狀

大學生胥詣闕上疏下舍諸生回到鍾樓前列立路邊奪某甲儒巾裂破曰此人父子相奸不可齒於五倫某甲痛哭而來明日呈憲府辨正辭所連及六七人多有名宿儒而卒不得言之始自出時先生爲大憲進某甲而語之曰此事之辨在汝而已今日之後汝若躬自修以善人聞則令雖未辨人必曰前言誣耳汝若行事乖戾以不善人聞則令得辨人必曰前言不虛耳其辨與不辨直在於汝汝其勉之某甲遂叩頭而出其後一鄉果不以相奸爲疑論者以爲公之此斷於處疑之道勸人

之善兩得之矣稗官雜記
先生之同年有不協於家室者欲出其妻遣所親攜七去之義來禀於先生先生正色荅曰夫婦人倫之始萬福之原所關至重婦人之性陰暗無知雖有所失爲君子者當承以正使之感化共成家道此是厚德也或未盡於表率之道而遽欲去之不近於薄乎況且一家倫理閒事外人不敢容議商量自處可也聞者歎服其厚德類此歟
先生以大司憲赴衙髙制山以戶曹判書在先雖知先生在後而故爲遲遲盡示其倨也先生使拘其陪吏一日

而放之人有問其當否先生曰彼之所爲大夫士大夫讓路之風誠爲非矣栢府雖撿飭風俗彼亦重臣非我所敢糾正之人因其吏似爲過當故即放高聞之極以爲是 寄齋雜記

嘗於下輦臺 御坐先生以大憲從班因事挺身而出趍而過前望其儀表百僚盡傾環橋門者莫不咨嗟嘆息語不容口其爲一世贊服如此 行狀

八月晝講左副承旨朴世熹曰趙光祖少師金宏弼及其長也自悟奮發潛心道學不事章句窮探義理一時之人頗多毀謗或稱狂者或云禍胎朋友皆絶而不交光

祖當此時立志甚篤不少撓屈　反正之初始以其學
倡道導後生隨而感發者甚多雖是匹夫而陶成士類之
功及於朝廷廢朝板蕩之後扶持士氣而鼓動之皆此
人之力而亦由　上之培養矣若謂之道成德立則未
可知也今世豈有如此之人乎臣之開發亦由此人也

儒先錄

十月左相申用漑卒　上欲依禮舉哀大臣禮官等議以
爲重雖不果後趙光祖入對啓曰用漑之卒也上欲舉
哀而還寢何也臣聞柳寬之卒也　世宗哭辭徹於外
至今聞者莫不悚動前日　下教之意甚美而大臣迺

以爲無別殿可爲云其不能將順甚矣 世宗於柳寬柳廷顯之卒也金川橋外設幄次行之初不行之別殿其禮官考例欠詳也 東閣雜記

趙光祖每抑儕輩之喜事者於是浮薄之徒反以光祖爲色莊光祖自知事必敗白 上曰臣學術不足而爵位過高欲得一閒僻郡讀書進學然後乃復立朝而 聖明不許故眷戀遲回臣罪大矣

是時南袞沈貞以傾險得罪於士林欲革面以托清流而士類終不與故懷憤未發及趙光祖爲大司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伏馬前曰吾上典至矣 俗語呼其

主日上典衮等潛以得人心爲飛語因洪景舟之女洪嬪使
聞於 上 上心不能無疑
初 上之反正也朴元宗等多以干請錄功物論嚣然稱
濫趙光祖等以爲士習不正知利而不知義當汰冒濫
之勳以塞利源遂率臺諫伏閤請汰靖國功臣濫爲者
累月而不允爭之甚力至於辭職竟得請 上心益厭
之
南衮沈貞洪景舟等夜啓延秋門入侍不使史官恭聽莫
知所言云何 上乃夜召領議政鄭光弼等議光祖等
罪光弼營救甚力 上使南衮草傳旨下光祖及金淨

金湜金絿奇遵朴薰等于義禁府 並石潭日記

北門密啓遂以先生爲罪魁以至詔獄都下約徒之上劄

者爭詣宮城萬口嗷嗷館學之士號哭闕庭聲徹大內

由是讒口益藉 上之惑滋甚焉與金淨金湜金絿同

辭推鞫先生供曰士生於世所恃者君心而已妄料國

家病痛在利源欲新國脉於無窮而已頓無他意云云

文集

禁府請加刑訊 上命照律推官金銓等當以姦黨之律

當斬籍其家孥其妻子 上下教曰光祖金淨金湜金

絿四人賜死其餘竄于遠方時日已昏矣光弼在賓廳

聞賜死之 教驚惧惆悵嗟惋乃復力請減死 上乃
命杖而流之 石潭日記
囚禁府之夜孝直痛哭曰欲見吾君云云諸人相與勉之
曰當從容就議何至哭泣孝直曰從容就義吾豈不知
但欲見吾君吾君豈至如此 終夜哭及翌日聞處死之
後裕如也
色承旨成雲來傳 教曰汝等皆以侍從之臣上下同心
期見至治汝等之心非不善也近來汝等處置朝廷之
事至爲過誤使人心不平故不得已罪之予之心亦豈
安耶請罪大臣亦豈有私意乎汝等之事至此者皆予

不明不能先防其微也若罪以律則必不至此汝等無

私心爲國故末減從輕罪之汝等知之而去（並竒遵德陽日記）

趙光祖等繫獄時不知得罪之由以爲奸侫壅蔽而爲之

旣竄去申鏛柳雲等相議曰孝直不知而去不可不諭

使里中親信儒生追及於果川語之曰南袞洪景舟沈

貞等會議於袞家先以讖說搖動 上心舉事之夕入

神武門侍 上于楸子亭議畢出由延秋門入於閤門

外招大臣列書其名如朝廷請罪者而罪之光祖聞之

曰 上心豈至如此不以爲疑

先生至綾城謫所乃撤墻北隅坐必北向以紆戀 闕之

懐每言臣罪當死　上恩至重其向上之念憂國之懇形於色發於言寢食不敢弛溫雅從容未嘗有憤慨之語人皆敬而異之（並己卯錄）

大司諫柳雲率臺諫請曰　殿下復用光祖君臣如舊則臣等當就職不然則請殺臣等以快奸人之心廷爭累日卒被劾遞副提學李思鈞承召至京亦救光祖等其雲等皆罷鄭光弼亦免相朝臣更無言者光祖竟不免死（石潭日記）

禁府都事柳湋將　命而至光祖問曰但有賜死之命而無賜死之文乎湋以小紙所錄示之光祖曰光祖嘗在

大夫之列令之賜死豈但爲一小紙付都事而令殺之
乎若非都事之言似乎不信也光祖之意疑　上之所
不知而嫉者從中攜　命故也仍問誰爲政丞沈貞令
爲何官乎渟吉之以實光祖曰然則吾之死無疑也又
問曰朝廷以吾輩爲何如渟曰似有以王莽事爲言者
光祖笑曰王莽則爲私者也有命焉死而已暑刻之延
無乃不可乎然死不出是日何如吾欲修書送于家且
有分付事俟處置畢而死何如渟許之光祖卽入從容
修書畢屢從隙窺外盖察變也 己卯錄
先生就庭下北向四拜沐浴更衣金吾郞有迫從之意先

生噓唏嘆曰古之人有抱詔書伏哭傳舍者何其異耶
正席就坐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遂仰藥而死明
年歸葬于龍仁先塋之北乃遺志也是日白虹繞日東
西各二匝南北各一匝而南北繞外各有二條虹如垂
紳者竟天又於未申方有一條虹長丈餘皆移時乃滅
本集

古事凡賜死宰相不有 御寶文字只奉 王旨施行金
吾即到謫所宣 旨先生以國家待大臣不可若是草
草其槧將使奸人擅殺所忌者欲陳一言而竟不果
光祖初至綾城縣倅送官僮數人供洒掃之役及將死各

致慇勤且名主人曰吾寓汝舍意欲有報而報則未矣
反使汝見凶變而有污於汝舍是何恨也官僮與主人
悲不自勝泣下沾襟久不食肉每言及便哽塞云
靜菴賜死身家祖奔往哭於路傍有老嫗自山谷來哭而
來問曰郎君何事而哭也荅曰吾喪兄故哭嫗則何哭
也曰聞國家殺趙光祖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
並己卯錄
嘉靖壬午閒余客遊西海適天旱康翎縣有三人俱在田
鋤禾其一人曰旱勢如此今年亦必不稔近歲聞趙宰
相光祖極清簡百僚敬畏各道州郡絶無折簡以此鄉

里之中亦無叫呼之吏今間被拿以死天灾恐由於此
其二人來京告之即拿來栲問竟被極典坐同鋤者以
不告之罪賞告者綿布 稗官雜記

先生天分異甚絶出等夷萬仞高峙也玉潤而金精也
又如倚蘭播芬皓月揚輝 行狀

平居趂曉而起冠服必整書籍筆硯不正不對少有
欹側不安於心坐則跪手必交執臂肱故所服之衣當
臂膝處先弊日讀大學中庸論孟性理羣書近思録等
書或沈潛溫習或瞑目深思一句之旨一字之義必精
索力踐未嘗少輟晩好易經手未嘗釋凡言行動止取

倣河洛未嘗以非禮自失 本集

先生日拜家廟昼雨不廢治家以正內外截然而恩信行焉

先生以清節自砥礪自奉如寒士嘗謂夫人曰吾心國事不暇念家事宅產無營也關節不通也賄賂不納也其省身克己常若有不及者 並行狀

先生與人飲雖極和樂不至亂失容儀金老泉一日醉倒街路先生深以失儀責性規之少時至旅舍有女甚美先生欲試定力乃令梳髮梳已夜深即命移次其謹酒遠色類是又嘗曰衣章一身儀表不可不潔步履必折

旋張拱翼如朝廷人爭望之皆稱有道之人

先生每入侍經席前夕取進講書必端拱斂容熟讀研窮其敬愼如此　上前至晩易褻服乃詣待漏當謂人曰入對　天顔不可不如是 並文集

先生居喪極憂戚追遠盡誠敬獎進後生各因其材論闢異端欲先正本素履有聞而才足以卒世英華發外而風足以動人其自任之重謂吾君可以爲堯舜謂吾民可以躋仁壽其忠貫金石其勇奪賁育以匪躬之王臣當九五之盛際進則日有三接退則人爭手額斯可謂千載一時矣

先生既不得去則其所以把握紀綱激濁揚清而令行禁止者在所當然矣顧於時勢有大可憂者故臨事不得不稍存調劑之意其他與申公鏞李公秄權公撥所見亦然乃隨時之義莫非中道彼矯激輕銳之倫反以先生爲依違苟循至欲斥去彈劾者數矣不知向之羣怨在旁磨牙鼓吻日伺間隙而駭機大禍忽作於開神武之變嗟呼可勝言哉

先生嘗與許上舍伯琦言童丱之駭俗又對成秀才守琛直憂鄉約之難行自任雖重非有固必之意也觀其力辭憲長而不得免也直憂之深如彼奇公遵嘗發山林儒進

之歎極稱愜焉則急流勇退本其志也顧近世待士大夫不循古義之求去得請之例絶臣僚致仕之路一立于朝自病棄罪斥之外無從而去國則雖先生不合而圖退見機而欲作且能遂其志乎既不能遂其退禍患之來雖欲以智詐巧免焉可得耶此其先生所遺者爲爲難也（並行狀）

先生嘗謂國家取士既無鄉擧里選之風專倚科第其學擧子業者惟務記誦詞章之習而不知義理之如何教化不興治道日卑良由於此誠非細故故欲倣漢家明經孝廉之科内自卿相外及方伯各薦人作爲一科庭

有益於國家其意無不美矣知人甚難擧者非一人之見或擧非人終有陷者此無一毫干公而世之利口者謂公植黨行私也可勝痛哉 本集

有隱君子匿跡於皮匠之中靜菴知其賢就而問學時或共宿其人曰公之才足以經濟一世然得君而後可爲也方今 主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間之則公必不免矣勸之仕不應終不言其姓名 己卯錄

先生每患學者務外而志不篤時金湜爲大司成學徒輩集齋舍常滿每日於大成殿焚香謁聖時以爲斯文盛事莫不嘉歎先生聞之曰孔聖只一天理學者敬守此

心對越上帝則可不背吾夫子矣不必紛紜日日屢拜
然後爲得
其闢異端嘗曰奉先奉恩二刹緇釋之根柢先斷其本則
其餘可不勞而治不過明先生之道以導之耳
嘗言學者立志雖以聖人自期未爲過也至於待人則各
取其長而務廣容人之量可也先正有言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不可不體認
又語一二學者曰賢輩稟得好氣質爲學切勿先立標準
沉潛聖訓循循不已自有到處時日可惜存心不懈毋
或放過

又曰學者先務莫切於義理之辨私欲之萠皆出於利從念頭拔去根本然後可安於學矣並本集

乙巳 仁廟即位太學生朴謹等上疏訟先生寃請復職 上手札荅之曰爾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我先王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廷爾等言是非得矣期於定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姑退而思之焉 上疾大漸下教曰趙光祖金淨奇遵等復職及復賢良科事予謂 先王時事也可從容爲之今予病如此不可不爲光祖等並復

職賢良科亦還給可也

臣等竊念趙光祖以豪傑之才從事於聖賢之學風雲際會得遭我 先王來治之誠一心殉國期躋至治邦國不幸奸邪搆禍使其愛君之臣憂國之士並皆齎志長辭而吞恨於九泉之下有志之士孰不仰天推心泣盡而繼之以戈嗚呼光祖之學正其所傳者有自來矣光祖受業於金宏弼宏弼學於金宗直宗直之學得於其父司藝臣叔滋叔滋之學得於高麗臣吉再吉再之學得於鄭夢周之門夢周之學實爲吾東方之祖則其問學之淵源類此其平居待人以和接物以誠事父盡

其孝處兄弟極其友研窮益精踐履益篤大本既立功
利之說不能淫故傷今慕古貴王而賤伯公正之心方
直之行不渝於金石而可質於神明則其行己之正類
此及其見遇於　先王則感　先王愛士之心喜　先
王待賢之誠以皐夔稷契之業責其身以二帝三王之
治望其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徒知有其君不知有其
身徒知有其國不知有其家凡古之嘉言善政可行於
今者無不建白焉凡今之賢人吉士可用於時者無不
薦用焉古者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故使初學者學之古
者有三物八刑之制故以藍田呂氏鄉約之法行之古

者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科故制爲薦擧之試則其
事君之誠設施之方類此　　之正既如此設施之方
又如此而　先王之倚眷益隆則如鬼如蜮憸邪娼嫉
之類將不得肆志於太陽之下故含沙石張機穽期伺
其隙而一發焉則其不爲所中者鮮矣嗚呼南袞沈貞
李沆之罪可勝誅哉
其時被罪之人不一而光祖則以一國之人欽仰倚重故
被罪尤酷厥後　中廟　仁廟亦知其無罪矣其時爲
士者皆讀小學故至今朝廷之上閭巷之間猶爲興起
之心皆其餘化也頃日小人欲害賢士而無可名之罪

則曰此乃小學之後小學乃聖賢之法言其間雖有一
二人讀小學而心不正者豈小學之罪哉自 上先定
是非然後人心興起矣金宏弼鄭汝昌燕山朝俱被大
罪至 中廟朝伸雪無辜以一時道學之宗皆 贈右
議政春秋賜祭焉光祖學行與宏弼汝昌一般一樣追
贈則後人必有所矜式也
宣祖朝李滉入侍 上曰頃者朝議欲追贈趙光祖其人
學問行事何如滉對曰光祖天禀秀異居家孝友早有
志於性理之學 中廟末治如渴光祖自以爲不世之
遇與金淨金湜奇遵韓忠等協力同心大有更張設立

法條以小學爲教人之方且欲舉行呂氏鄉約四方風動若久不廢治道不難行也但當時士類急於致治舊臣之見擯者失職怏怏構成罔極之禍餘禍蔓延至今士林之間有志於學行者則惡之輒指爲己卯之類人心孰不畏禍士風大汚名儒不出職此故也南袞之罪可謂上通于天今日衆論乃彰善癉惡之舉必優贈光祖追罪南袞是非可明也 上從之 宣廟寶鑑

東國先正之於道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然其歸終在於節義章句文詞之間求其專事爲己眞實踐履爲學者惟寒暄爲然先生乃能當亂世冒險難而師事之雖

其當日講論授受之旨有不可得而聞者觀先生後來向道之誠志業之卓如彼其發端寔在於此矣 行狀

我國理學無傳前朝鄭夢周始發其端而規矩不精我朝金宏弼接其緒而猶未大著及趙光祖倡道學者翕然推尊之今之知有性理之學者光祖之力也 石潭日記

趙大憲光祖學文純正高潔爲斯文領袖爲吾道寄托遭遇 中廟信任不疑自以爲千載一時於吾身可以覩見堯舜旁招野賢同志彙征如金淨金湜尹自任奇遵朴薰李耔金安國金正國之徒布列朝廷昵侍經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痛杜私逕廓開公道教士以修己治

人之道敎民以孝親敬兄之倫激濁揚清革弊還古三
四年閒風俗不變矣奈何羣不逞小人狙伏旁竄卒成
貝錦一網打盡嗚呼痛哉丙辰丁巳錄

趙靜菴天資信美而學力未充其所施爲未免有過當處
故終至於敗事若學力既充德器成就然後出而擔當
世務則其就未易量也

堯舜君臣雖君子之志豈有不度時不量力而可以爲者
哉己卯之失正坐此也當時趙靜菴則已覺其敗事頗
自損抑諸人反以爲非至欲倒戈相攻靜菴盖無如何
耳嘗於 中廟謁聖望見靜菴出趍翼翼如儀表可象一

見可知其爲人也

趙靜菴陳啓抄送去滉自見此文字來如醉如醒半月十
日猶不能瘳也竊料斯人非不知爲難知難而誤有所
恃亦非獨誤恃之故良由求退無路而致之可知是長
使英雄淚滿襟者不獨死諸葛一人也且觀當時事勢
雖不有靖國集功事亦不免一敗然所以激衆奸而促
發詠機正由此一事是乃諸賢臨危不戒覆前太鋭之
故此又不可不知者也 溪疑

古之人必待學成乃求行道行道之要先於格君借乎趙
文正以賢哲之質經濟之才學未大成遽升當路上不

能格君心之非而下不能止宦室之誘忠讜方輸讒口已開身死國亂反使後人懲此不敢有爲豈天未欲斯道行歟何其生此人而不使之成就歟文正雖於進退之機有所未瑩學者抵此知理學之可宗王可貴而霸可賤其有功于斯道不可泯也後人仰之若泰山北斗也石潭日記

趙大憲光祖方被寵遇每 賜對必引喻義理從横出入言無停輟他人不得借一辭於其間雖隆冬盛暑日午不止罷對所言無不從同侍者甚苦皆有厭色按漢史蕭望之爲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張湯爲御史每朝

奏事日旰乃罷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賢否雖不同均之倨傲專擅而取稽古今一轍君子處身持敬謙遜享福之基可不戒哉 思齋摭言

金思齋摭言有以靜菴先生論啓昭格署至鷄鳴不已爲犯人君厭聽之意非納約自牖之道愚竊以爲不審賢者事君以誠之意泛以爲常人之情而度之也夫君子之事君務引之以當道以至誠而回君心而已若逆料其君之厭聽以待後日豈君子急於致君之心哉方先生遇知於　中廟也知無不言言無不從有以先生之一言而却擧朝衆議則其得君可謂專矣惟彼昭格之

革亦正君之一事也累月論啓尚未蒙允則必其回天之誠有所不盡故先生激其敬君之義擴其未盡之誠累啓不已至於夜艾精誠所格卒能感天想其伏閤之時必能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如程夫子進講之誠意而非常人之所能窺測也且其啓辭雖不及見必因其明處而啓迪之者無所不至矣豈強之以所難能之事乎昔明道昭對報午而始退晦菴在朝進講無事言無不盡先生之所為亦若是也又曰每賜對言無輟停他人亦不得措一辭於其間是皆先生反復欲使義理習熟於聽聞涵養薰陶以就 睿德於罔覺也而

況 上之所眷注者先生則其可不盡其所知而推之他人乎昔伊川之進講嘗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聞者歎服先生之所為亦若是也賊衮娼孽殄滅忠賢何異先生而乃曰未有如此而無事也疾之者皆切齒也蘇軾之徒仇視伊川其可以程子為有見疾之過乎至於蕭望之張湯事又不知賢否之不侔邪正之異類其不經甚矣學術不明人不知道學之為貴妄以常情而議賢者甚至於此孰謂金公之正人而所見若是乎鄭沆信言

嘗聞趙先祖嘗以養氣章棲山寺一月方乃究得云豈於卒然之頃可能尋討乎

近来閭巷閭下賤之輩莫不修擧喪禮或有青年寡婦不欲他適皆已卯振作之餘效也但先祖年止三十八而一時仕宦于朝未暇著書傳後故不知學問深浅而其所爲之事則人皆欽仰

金正國

字國弼號思齋安國之弟成化乙巳生　中宗二年丁卯中生進兩試己巳擢甲科歷修撰校理吏郎舍人典翰直提學丁丑陞承旨出爲黃海道觀察使己卯罷歸田里己亥陞嘉善拜全羅慶尚兩道觀察使官至禮曹參判辛丑卒年五十七

公少受學金先生宏弼有師友淵源學問超詣絶於俗儒善屬文贍敏敷暢晩學詩能操筆立就亦淸逸不俗才尤長於政事隨事酬應動合機宜時望甚遠 墓誌

時有賤人者告兵判柳聃年等謀逆今夜會闕門而散也

其實告者造意先以判書言藉邊警事遍告于同知及他武班人使之會于闕門以此構成事迹欲實所告以邀償也 上坐思政殿禁府堂上及三公入侍時金正國以問事官入參有內禁閔崇英者當先問正國承命搆間以其夜出入與否則崇英戰慄失措欲諱其來闕門事正國潛解之曰覲今日獄事直則免不直則不免愼勿驚怖而直輸今夜之行止崇英解其意直輸不隱事遂歸正正國後自錄曰大抵獄事聽辨不詳專以辭語之違處加重刑則未有不枉若崇英辭錯加刑誣服則判書等亦不免逆罪聽獄之難如此云云 湖

戊寅拜黃海道觀察使會夜對叅贊官金淨柳仁淑入侍語及用人仁淑啓曰用人須適其器乃能自勵稱職左承旨鄭忠樑以病辭職金某宜合此任方面雖重豈愈於侍從乎淨曰此非獨仁淑之言乃朝廷公論金某雖不可長在喉舌之地今不宜遠出于外 上曰爾等言是矣某固不可離乎經幄第念黃海連歲凶荒民罹飢饉某必體予意盡心拊循故特遣之耳

按海西惠竆瘝明聽斷夙夜無懈諭善禁惡取民所易從而易化者爲十二條編曰警民刊布村閭又爲學令二十四條以勉訓學者一道洽然化服 謚墓

海西民有吉其子揮打致辱者公即發差拿致於庭使之
上階而親問之詬辱之狀大槩已著公大怒推案而立
曰汝犯常刑必殺無赦仍言父母鞠育罔極之難報國
家憲章至嚴之可畏恩如此法如此汝何背恩而蔑法
乎其人若有愧色叩頭而謝曰村野之氓有何知識自
幼及長長在膝下惟知親愛爾汝之成習不思尊敬嚴
畏之可憚言談動止之間抗詰乖悖之事固已多矣而
今而後始知天倫之尊國法之嚴矣公翻然曰此人自
言無知犯法且有服義悔過之誠安忍殺之此而可殺
非法意也其人後爲孝子此乃王奐不罰陳元而化之

意也 松窩雜記

己卯士林禍作草疏欲救旋聞勢已不可爲而止疏雖未上而竟爲臺諫所駁罷屛居高陽之芒洞編茅構小亭扁曰恩休日嘯詠其中自號八餘居士諸生從學者甚多又築茅堂以處之扁曰六務相與講論不輟乃抄性理大全格言中最切者爲節要四卷又爲歷代授受承統之圖附以東國甚詳備以便考覽又嘗撮醫書爲村家救急方皆刊于世 墓誌

慕齋退居驪州公每以輕棹就謁焉慕齋曰吾輩已老餘日無多何不移家此傍朝夕源源也公曰兩家各有婦

安偏塞之人安能如吾輩之友愛乎弟欲見兄則弟来兄欲見弟則兄来此終始不替之道也公私見聞

次慕齋三絶曰芬榮休逸被恩同敢恨鴒原西隔東閭到暮年尤覺味人間還有一壺逢弟休兄逸餘無傾行止停須問許然来往相誇休逸外御恩長領太平天休弟心情同逸兄一窩安樂送餘生居閑更覺 君恩重莫說 君恩只宦榮丙辰丁巳錄

拜全羅道觀察使自己卯稍起俗習大變守宰無所忌憚専以割剝爲事民不堪苦公興利除瘼剖斷公明而無滞條上便民祛弊數十條 命下議政府同議曹相議

事多施行民受其惠一方稱頌以爲古無此監司聞于
都下政聲藉藉
祖宗朝設武昌閭延虞芮慈城四郡於西北邉鴨綠江上
以禦女真數被女真寇陥至　世祖朝盡廢徙內地女
真幸其空虛越江縱獵採蔘漸至散居于舊郡之墟種
耕成部落我國所恃惟長江彼旣跨越據有我地他日
滋蔓將爲萬世之患有識甚憂之而不能言之朝廷亦
皆玩愒度時日無有爲慮後之計者公嘗入侍　經筵
極陳其弊請及今措處　上傾聽聞者莫不韙之
公孝悌天至清簡淡泊不以外物累其懷忠以事君信以

交友愛睦宗族操履修潔一世莫不重之 並墓誌

金思齋國弼己卯後罷歸高陽村墅儒雅爲後生矜式時人以爲二難 丙辰丁巳錄

思齋有寄人書云君之營作不輟之言僕在京師聞之若果人言不如停之靜處以順天耳人生世間稀年爲上壽假令吾與君得享上壽所餘不過十稔有零何故勞心以取咄咄之誚乎僕二十年處約之中營屋數椽產業數畝冬絮夏葛各數幷卧外有餘地身邊有餘衣鉢底有餘食挾此三餘高卧一世雖廈千間玉粒萬鍾綺紈百襲視同腐鼠恢恢乎處此一身而有裕聞君之衣

食第宅百倍於吾豈可更不知止以畜無用之物乎所
不可闕者惟書一架琴一張友一 履一雙迎睡一枕
納涼一總負暄一楹煎茶一爐扶老一杖尋春一驢耳
此二五雖煩不可廢一送了老境此外何求駈馳困苦
之中每念丘壑中二五滋味不覺躍與飛動抽身奈何
奈何 松窩雜記
己卯秋起金思齋正國以黃海監司在任極陳南袞沈貞
奸邪陷人之狀及靜菴諸賢亡身殉國之忠作一疏累
千言寫過十張適幕僚姓南者以南袞之族擢拜獻納
上京公以其疏授之曰公須到京呈此疏南亦諾而不

辭便齎疏登途公一日夢神人謂公曰公若進此疏士
林當魚肉及今走送人則可以追罷矣公驚覺即定驛
子三人走送獻納之行追還其疏獻納方到碧蹄館而
驛子及之南即送還其疏人有問南以疏意南荅以無
是事而更不傳說於人人甚高之後南官至判書近日
竹山縣監南大任即其孫也慕齋每謂思齋此疏若呈
人豈謂我不知乎我兄弟當死矣不知此外死者又當
幾人耶其時慕齋只罷而思齋削職或謂思齋得罪重
於慕齋者以疏雖未呈而人知其擬陳疏故然耳或曰
南止亭以奏請使還也公以黃海監司出見于黃州諆

止亭以不受士林因觸其怒而得罪加重云 月汀漫錄

思齋嘗以知詩自許慕齋爲嶺南方伯時聞一校生姓宋者能詩招見於月波亭令作近律乃書曰金碧樓明麗水天昔年誰構此峯前一竿漁父雨聲外十里行人山影邊入檻雲生巫峽曉逐波花出武陵烟沙鷗似聽陽關曲那識愁心送別筵慕齋大加歎賞啟語思齋思齋曰此必鬼詩非烟火食者所作果然宋得女妖初不解文而得惟後女妖常教之寫字因有名其詩篇無不極美其後家人以術怵送其妖乃書示于壁曰花婦今爲洛水神世間皆是薄情人遂去宋依舊不識字此說似

誕朕南人傳者甚仔細云思齋盖自以知詩爲信甚喜

清江瑣語

趙晟

字伯陽號養心堂平壤人弘治壬子生　中宗八年
癸酉進士除叅奉不就後官至義盈庫令　明宗乙卯
卒年六十四

公生穎秀脫出六七歲已解屬文才十歲挾策就師道遇
優戲不顧而去觀者異之及長有志性理之學嘗於陳
編上精思妙詣而旁通於六藝百家之書與泉昆俱有
重名人或比之二程

公不幸得疾苦心靜處者三十載惟以育才爲樂善誘不
倦一時士子萃于門下本之經史間以謳詠如時雨之

化知向方成立者頗多因疾而遂於醫藥活人亦衆
公忠厚雄偉冲和樂易人之被接者如坐春風中性又孝
友事父母處兄弟各盡其道人無間言居閑常撫琴以
自遣號其堂曰養心有文集行于世筆法遒勁逼鍾王
並沈聽天守慶撰墓碣
漢陽城西門外有隱君子曰趙君晟早負超世之資通儒
術旁及于天文地理醫藥律呂筭數無不精究而造其
妙少多疾病絶意榮進惟以治心養氣爲務閉門却掃
悠然自樂不知老之將至也朝廷重其才強起之亦不
拘見錄隱至于 宗廟令余中間官寓城門內數得與

君相從遊質以啓蒙律呂筭數等所疑君應酬如響愈叩而愈無窮余每一見之未嘗不茫然自失而歸恨不得卒業而以病去國未幾君又下世矣今監司凝川朴公啓賢嘗受學於君乃裒集所著詩文若干篇爲一卷名曰養心堂集余喜得而莊誦之於是益知君文章見識卓犖瞻絶又如此惜乎當時所取而試用者特其塵垢糠粃而非其至也余所叩而願學者亦其一斑緒餘而非其全也（艮溪集養心堂集跋）

趙令晟龍門之伯也以賢德稱世嘗夢遊三角山作詩有愛月非爲惑貪山不害廉之句有咏梅一枝二枝高三

點四點白之句嘗患心疾鑿池名養心種稿名養心花皆有詩自警云（清江瑣錄）

昔在童丱得拜先生於其第方教授生徒本之經史振以詩騷因其才以成就之賢誠樂之願學焉久久見其所自為與所以教人者異然後始訝其為有道而先生未嘗強以語人故及聞之士鮮或知之時有能問焉者則亦欣然語之而無隱也昕夕之間從容函丈論及學問之事則舉古人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之語告之曰學貴乎思此向上去處（朴啓賢養心堂集序）

往拜趙尊長晟于新門外因問樂德做談論蓋亦一遺民

也

訪趙進士晟終日談討始知其器宇充然德量成就尤長於數學精於技能音律醫術亦到其奧人見之無甚異之行對於人亦無自好之色是不亦隱城市者乎遂以自述筭學二帙借余其文章非近世手段 並恥齋日録

養心冲和有大度樂於教育隨人才而成就龍門氣質剛方常自檢束刻厲晚年濟以寬平多從養心公點化中來怡愉之際有切偲之益 龍門墓誌

趙昱

字景陽號葆真菴晟之弟弘治戊午生　中宗十一年丙子中司馬兩試以薦除叅奉　特授內贍主簿出知長水縣丁巳卒年六十

公幼有異禀語輒驚人嘗泛舟漢江文士多會令作詩即曰青山面面立漢水悠悠下峨洋山水間誰知音者一座驚嘆

聞靜菴冲菴講義理之學往從之聞大學中庸之旨扁其居曰愚菴沉潛研究至忘寢食靜菴嘗曰諸子中求道之篤無如趙景云

己卯春讀書于靜菴龍仁別墅一日夢見朱子感而作兩絶以寓其志及禍作欲上疏辨理搆草未上門生繫獄以年最少脫禍使其疏上禍將不測而以未及上爲恨遂作詞而憚之曰雨雪交紛兮陰陽凝乎路險隘兮山崚嶒下土茫茫兮不見日鳳鳥飄飄兮焉可憑蓬叢棘林兮萬里思飛騰自此有隱居之志謂其兄養心堂曰泰山頹矣吾將安仰兩賢沒矣誰與講道不如修吾所學以遂初志庚辰春與養心堂築室于朔寧舊業同處講磨兄弟自爲師友人比二程

癸未公先人以定州判官卒于任所奉柩還葬哀痛過制

既絶而蘇者數矣服闋作中庸大易圖改號曰葆眞菴
自兩賢沒泊然無當世之念絶意科業常思高蹈遠引
而已卯凶禍久而猶熾公常在指目中大夫人深以爲
惧力勸赴擧不得已一赴得擧第二及庭對以格致誠
正爲言考官意以爲已卯之黨而黜之自是力陳于大
夫人不復就試其後黨禁稍解以薦除濬源殿參奉爲
老親就之大夫人下世遂卜居于龍門山中號其洞曰
遯村名其堂曰洗心有終焉之計故世稱龍門先生學
者多歸之日與講論經旨夜深登盡則獨坐沉思至於
疑義則有自得處必呼門人子弟抽出經史以驗之一

夜至二三或達宵不寐其究心經傳如此

明廟下求賢之教朝廷薦成公守琛曺公檍李公希顔成

公倴元及公德行以聞特授宣務郎内贍主簿初欲陳

疏以辭以人主勵政之初被不世之遇乃就之出知長

水縣爲治以新民善俗爲務去苛擾存大體静而不煩

吏順民安擇士子之秀者聚而敎之寒鄉後生頗得知

爲學之方至於旁邑之士亦多聞風而至者

乙卯倭寇卒至陷巨鎭主帥蒼黃失措惟以殺戮立威人

皆股栗公偶以理爭之帥感悟止其殺稍得禦冦之策

賊退即解印歸龍門以隱因與世絶惟以窮理敎人爲

事 竝潛谷旧錄

公奉親極其孝家雖貧甚而甘旨之供極其豐盛體質遲重而奉承之際極其敏捷晨夕展寢必親爲之不任婢僕小有疾恙遑遑汲汲憂形於色已有病則雖苦不言恐其貽親之憂也事兄甚謹盡其愛敬日與相對出入必同養心堂公嘗有心疾雖至盛怒公委曲言之則即解便有和氣豈非友愛之所感者耶

公居喪廬墓三年一不到家非至甚病不脫絰帶不讀他書惟講禮經其祭祀事無巨細必敬必誠致齋之時整其冠服危坐嘿思必得常時所嗜而備之務致豐潔因

敀少忽若值先忌則曰此人子終身之喪也前後兩日
悒悒憂悴不與人笑語其居家内外斬斬恩威兼至常
居外室不入内閤婢僕罕得見面夫婦之間亦不親昵
莊而莅之禮而導之敬相對如賓焉性又儉約不喜華
美嘗曰衣取蔽體食取充腹足矣何必美好衣食也乎
居不言生産雖至屢空處之裕如也
公教子弟慈而極嚴進退之節少有差失則必擧小學事
親章使讀而責之諄諄教以孝悌忠信之道曰人之爲
人不出此四者爲賢爲聖亦在推而大之也立身揚名
以顯父母雖是人子之道而若以富貴利達爲心則事

親事君必不得善其終矣汝輩切宜戒之故子弟未嘗以榮利爲言其教人必以孝悌爲本各隨其才期於成就嘗曰人之爲學非讀古書取科場而已將以事是君而行其道也必先盡修己之道而其法在於方策勿以涉獵爲事必以體行爲務且讀書貪多最是學者大病讀一書必盡一書之義然後又讀他書則自然有見得處既有見得處必反於身而力行之則聖賢可期也學者以聖賢自期雖未至聖賢之域猶可爲善士若以中人自期則求爲下品不可得也

公自少志道無意榮進早遊趙金兩先生門薰炙磨礱多

有所得及其離師之後益自刻苦以聖賢自期嘗與養心堂講究而討論之又與道友問難而質正之雖吟詠之間不忘義理有太極動靜氣和形和見道修道指道誠命性道德仁義禮智等吟又各著說以論之至於朋友酬酢無不論理又作自警詩以示同志大義以誠敬復性爲主不息於須臾之頃無怠於造次之間雖耳順之年而未嘗少懈故充養完粹純精之氣達於面目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者也並陳旭撰行狀

公嘗過文獻書院諸生以尋院錄請題公只題一絶皆相訝莫知爲誰後始聞知乃公也詩曰客路棲棲久未還

天教看盡海西山不須姓字留題録贏得狂名滿世間 (潛谷舊錄)

趙進士晟脫節卜築於龍門山下亦稱龍門居士能文清節一世之高士也嘗訪盧處士不遇有詩云慶莊川上日斜時立馬門前問牧兒報道主人京洛去一天明月恨無詩 (松窩雜記)